讀史管見 十九六

十二

漢書門 類 二四九〇號 一三〇函 六架 二〇冊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二四九〇號 二九函 三七 二〇冊 二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490
冊數 20（12）
函號 297 145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讀史管見卷第十五

宋建安胡　寅著　明太倉張　溥閱

陳紀

高宗宣帝下

上聞周滅齊欲爭徐兗詔吳明徹伐之蕭摩訶獻策於明徹明徹曰搴旗陷陳將軍事也長算遠畧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軍竟敗沒明徹憂憤而卒

器量之所以易滿者志不勝氣也能持其志則不爲氣使矣器量之所以易滿者識不包物也能廣

其識則不爲物移矣雖然此在儒學士大夫尚有所不能以志識浮淺者衆也而況於介冑之士乎無惑乎明徹之傾覆矣在易之謙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孔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以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猶不足觀故晉士燮漢馮異蜀趙雲之徒戰勝攻取淡若無事故能從王事而保其終明徹獨不知此哉夫量之可勉而宏非若力之難强而多也烏獲舉百鈞少加焉則不勝任矣惟量不然志惟我所立識惟我所廓也知此學者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亦可至也不知此者雖雄才大畧如齊桓九合諸侯振而矜之則叛者九國曹操旣克荆州張松見忽則天下三分又況其餘乎

周主初服常冠以皀紗全幅向後幞髮仍裁爲四脚

君子大復古重變古非泥於古也以生人之具皆古大聖人因時制宜各有法象意義不可以私智更改之也用步卒而車戰法亡開阡陌而井地法

論考古立制綱目節録其文

亡建郡縣而封建法亡以日易月而通喪之禮廢從事鞍馬而轡軾之儀絶參以胡服而冕黻不復用尚以盃按而簠簋不復施大抵視便利爲安日趨於苟簡而聖王所作法象意義不復可見有天下者以智力得之凡所施設是今而非古如宣帝所謂漢家自有制度者豈不可歎之甚哉以周家紗幞一事論之此後世巾幘朝冠之所自始也古者賓祭喪燕戎事冠各有宜紗幞既行諸冠由此漸廢紗而用漆爲兩帶上結兩帶後垂唐以來然

矣此又四脚之變也其後則又以夫垂者左右横之而其頂則定後平前方爲六角若天子侍衛之近者則文武其一脚翹其一脚稽之法象果何所則求之意義果何所據然而行之數百年莫有以爲非也至於緫而簪弁則屬之道家者流非道家之得也乃自老莊而後爲之徒者其服變華未盡猶有古士服之餘製焉耳治天下莫大於禮禮莫明於服服莫重於冠必欲盡善其必考古而立制夫亦何獨冠爲然哉

論宇文憲之賢

周高祖以後事付宇文孝伯宣帝即立忌齊王憲謂孝伯爲朕圖齊王孝伯叩頭諫乃于手智等密謀執憲遂縊之　宋本

周宣王忌齊王憲殺之

信之難立也久矣君臣之間將死深悲之意丁寧握手之言託以幼孤旋即背之者皆是也魏明帝屬齊王芳於司馬懿曾不數年而芳廢矣陳世祖屬臨海王於安成王頊曾不數年而伯宗黜矣握大權而無逼上之勢臨大利而無歸己之念非賢者孰能之宇文憲少負令問躬抱材畧戰伐有功事若謙謹未嘗聞過舉此固國之藩翰民之仰望也高祖既牽於立子之愛舍憲而與贇矣使憲有自取之意遵泰護累行之故又何難焉而恪守分義坐而待死所以然者緣高祖命裴文舉陪侍齊公有義方之訓而憲于時有盡忠竭節之言是故奉以周旋不肯隊失若憲者其賢矣哉世衰道微人愛其情詭詐猜貳以相傾奪至於刑牲歃血指天誓日墜命亡氏申固盟約猶不能踐也而憲以一言自許之故矢死弗渝可不謂賢矣乎觀憲之能賢益足以見贇之無道矣

十一年

周主之爲太子多失德王軌言於武帝武帝杖之及

鄭譯以周主杖瘡事由軌孝伯因言軌將須事帝殺軌責孝伯知齊王謀反對曰齊王忠臣群小所讚然孝伯竟賜死　宋本

論宇文孝伯不能處死

即位問鄭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為也譯以軌告宇文孝伯因言軌有廢立之謀軌遂坐誅他日周主問孝伯曰公知齊王反何不告遂殺孝伯

昏主不必事也不免於事者事之不必深則有所不必死若宇文孝伯以貴戚之卿膺顧命之重則異乎外臣矣死之非難處死之難也孝伯當於何而死贇欲殺齊王憲之時可以力爭爭而不從死之義也既已失之及贇欲殺烏丸軌之時亦可以力爭爭而不從死之亦義也而孝伯於此二者咸有失焉於殺憲也諫既不力由此見疎思所以自免者於殺軌也非惟不諫又贊成之將以自免也曾不量無道之君心既失常加以忌克而同姓大臣居嫌疑之地有輔拂之憎難乎其以智計全矣故如宇文孝伯知不免死而不能處死者也

周宣帝傳位於太子闡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尊皇太后為天元皇

周主自稱天元皇帝

或問孔子立天王之號其作春秋代周室賞罰君子謂聖人以天自處也若周宣帝自稱天元后稱天后居稱天臺制稱天制勅稱天勅杖稱天杖豈

亦以天自處耶曰非是之謂也苟卽名而信之則呂政者豈道同軒昊德協堯舜乎仲尼惟懼人之名實不相副也故以天冠王繫王於天使稱之者顧名思實則其職舉矣周宣所儆者蒼穹覆幬之名也孔子所云者高明無私之理也名不可擬而理乃可則是理也叙之爲五典秩之爲五禮章之爲五服用之爲五刑使周宣能盡此理于以稱天王何難之有惟不順乎理也怒父杖已恨其死晚而五典亡矣居喪逾年卽恣聲樂而五禮亡矣公

卿巳下常被楚撻而五服亡矣更爲刑制用法益深而五刑亡矣四者皆亡天理泯滅下同乎物猶有不逮顧且以天自名非所當言而言宜其瘖而不能言所謂自作孽不可逭者也爲天下者欲實副其名惟不違於理斯可矣

十二年

論李德林不知節義

周隋公楊堅謂李德林曰經國重任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曰願以死奉公堅大喜

李德林文學才謀在當時少比倫矣然不知節義故其所就無足稱者事齊貴顯矣及周主入鄴則

從之如水之赴壑事周信任矣及隋主竊國則從之如鳥之投林國移主易漫無致命守死之操有所不召召無不往有所不命命無不承方之妾婦以順爲正者猶不逮焉以是自將文學足貴也人反以爲賤才謀足用也人反以爲疑終見斥踈身名俱辱非隋文寡恩也德林招之者有數矣

虞慶則勸隋主盡誅宇文氏李德林以爲不可隋主作色曰君書生不足議此由是德林品位不進

江左取國者必殺前朝之子孫如宋齊梁說者謂

其享國不永由此致也獨陳高祖與蕭梁子孫待之甚仁而其國亦不永何也曰此蔽人之論也人之保其身者於百骸四體五臟六腑兼所養無尺寸之膚不愛焉無尺寸之膚不養焉夫然後心廣而體胖夫豈爲心官足恃而肺腸無用元首在身而肘腓可棄哉人君保國何獨不然必也衆政備善百度無闕然後治道完固禍亂不生夫豈以一事偶合而定無窮之基小德適中而當聖賢之號哉虞慶則備位大臣無奇謀碩畫以贊初政顧請

除宇文氏非惟迎逢隋主忌克之心亦習聞前世弊風以爲故常耳李德林正言而不見信者國移君廢已無伏節死難之義而欲全彼破亡之宗宜隋主之忽其言也若夫以書生斥之云者猶胥險吏固疾儒士此則楊堅之本態也隋得天下無功無德特以姿相奇偉蓋與蕭道成同而其亡國則有二焉一曰隋文以胥吏治國二曰獨孤后以妬忌治家如是而已矣

[蘇綽在魏爲征稅法頗重歎曰今所爲重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

隋以蘇威爲度支尚書初威父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爲征稅法頗重既而歎曰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威聞其言毎以爲己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簡

[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威聞其言至是奏減賦役　宋本]

所謂世臣者非門地之謂也父祖既賢子孫克繼爲國者之所甚願矣父祖有嘉謀嘉猷爲國者惟恐其子孫之不能嗣也非惟君之望乎臣者然臣之願於君者莫不切切於是矣若前人之所爲不善惟恐其子孫之續之也非惟君之望乎臣者然臣之願於君者亦莫不懇懇於是矣自

論王氏之學百世小人所宗

熈寧革祖宗五世之政爲開邊聚斂之事以失民心基禍本元祐削之盡復于舊天下晏然衣食滋殖紹聖崇觀治攺父之罪遵達孝之文未三十年胡塵犯闕兩宮北狩中原塗炭南北不合其治亂之效最爲著明而紹述之黨堅持其說猶不肯變紹興初有一舊弼謂子曰元祐臣僚之子孫必欲行其家學而使人主不得行祖考之志此何理也嗚呼自紹聖而後言紹述者衆矣而未有深切中的如此言者人主而闇此紹述之志豈不益堅而憂國正論豈復可入所謂一言喪邦此類是矣夫自藝祖創業垂統四聖繼承天下大定既已熈洽其有可損益更張者不過太平日久委靡頹壞有司之事耳以漸去之其弊自革而王安石欲一切改爲以從已學此元臣故老爲國深慮者安得不强諫而力爭也而紹述之人於王安石盡變五朝之政則以爲可於司馬光盡復五朝之舊則以爲不可是王安石之賢出乎一祖四宗之上而開基享國百年善政曾不如青苗助役保甲之爲美也

豈不悖哉夫論於未然之時而要其成敗昧者不信固宜也成敗之迹已判而猶敢顛倒是非如舊弼之語予者乃在戎馬生郊之後其心亦獨何哉彼蓋深曉王氏之學術以適己爲便而王氏固百世小人之所宗也其禍豈有既哉悲夫

隋主始服黃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著黃袍隋主朝服亦如之唯以十三環帶爲異

服章之設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莫卑乎民莫尊乎天子而服同一色上下無所辨民志何由定僭亂由此而生矣古之聖王自奉儉約惡衣菲食而事天地宗廟臨朝廷百官則等級分明故冕十有二章黻珽幅舄衡紞紘綖以昭其度藻率鞞鞛鞶厲游纓以昭其數威嚴尊重禮無與二然後人主之勢隆非廣己以造大理當然也故晏平仲爲大國之卿一狐裘三十年澣衣濯冠以朝君子譏其隘曰難乎爲下也隋文儉約施之宮闈之中燕私之用可也與庶人同服而坐乎廟朝儉不中禮不足以爲法矣

論獨孤后妬忌之害大

隋獨孤后家貴盛而能謙恭好讀書言事多與隋主意合隋主甚寵憚之每臨朝后輒方輦進至閤乃止俟退朝則同反燕寢

婦人有好勢位者漢和熹是也有好財賂者後唐劉氏是也有好淫佚者魏之胡晉之賈是也有好作亂者漢之呂唐之武是也若獨孤則無是四者蓋以其志趣知之不必待攝制然後見也其失德在於妬忌特甚耳帝臨朝則方輦而進俟帝歸則同反燕寢他日帝有爲八主不得自由之歎是帝之行止出入后必隨而監視之非有勢位之貪財賂之欲淫佚之過禍亂之念特在於禁切其夫其失德莫大焉隋竟以是亡妬忌之爲害豈小也哉

論隋文踵魏梁之弊

隋詔境内之民聽出家仍計口出錢營造經像於是民間佛書多於六經數十百倍

南之梁北之魏奉佛隆謹自佛法入中國以來莫與爲比矣所爲如是者將以徼福也而魏與梁之禍不待其子孫於其身已及之矣此隋文耳聞未遠之監也而又踵其弊其意以謂造寺建塔飯僧

爲崇奉之事未若廣其書之爲益也故隋之世寺塔僧尼雖不若魏梁之盛而佛書乃增多流布讀之者衆則人不必造寺建塔飯僧而其害之所浸若洪水之懷襄其不及者鮮矣然隋文亦自以爲莫大之福也而其禍先及其身而徧及於子孫明效昭然而世猶罔覺邪說惑人一至於此則不若親遇桀紂其害猶小且將有除之者矣

十四年上不豫太子與始興王叔陵等並入侍疾叔陵有異志上殂太子哀哭俯伏叔陵抽刀斫太子皇后來救又斫之乳媪自後掣其肘太子乃得免

古之聖人莫不以身爲後世法堯舜禹湯爲君之法也舜禹伊周爲臣之法也仲尼爲師之法也顔回爲弟子之法也堯禹文王爲父之法也文王武王爲世子之法也太子者國之儲君之貳一身而兼父子君臣之道責莫重焉武王爲世子七十餘年一旦享國天下之父從之則太公是也王朝之仁人歸之則微子是也四方之友從之則八百諸侯是也使武王無孝稱無友譽有酒色慆淫之過

逸樂遊畋之愆德善靡聞而惡名是播方保國之不得而何有於代殷彼其風行草偃勢若建瓴豈孟津三誓牧野一言所能哉蓋有以先之非一日之積矣陳叔寶之在春宮也褻近小人飲酒無度朋淫比德中外共知其不足以嗣承大寶而爲人（心 宋本）所輕侮有素矣誰不萌覬覦傾奪之心而况於兄弟乎是故方執大喪猶未即位叔陵之刀發乎哀次幾不免死僅而得生夫豈特叔陵凶悖之罪哉太子有以取之矣故曰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問 宋）召公述武王之美曰惟目不單稱德爲世子者成敗之監若此其可易而爲之哉

至德元年

長城公

上創愈置飲自慶引羣臣（江總以下宋本）展樂賦詩既醉召（而 宋）尚書（無二字 宋本）毛喜（以下十八字宋本無）于時山陵初畢喜見之不懌欲諫則上已醉乃陽爲心疾而出上醒亦悔召之乃出喜爲永嘉内史

論陳叔寶過而不改

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陳叔寶爲太子無令德既無其本矣及遭非意危得不死能思其故而克悛厥心力務自修祈補前行之愆以

補隋文李穆君臣交失

收將來之效猶可以保其社稷而有其土宇乃於重服之中置酒展樂憎疾正士益近憸人是過而不改無自新之意樂其所以亡者則何不亡國敗家之有此初政也而陳之不爲陳不待卜筮而決矣

隋主以李穆功大詔曰法備小人不防君子太師申公自今雖有罪但非謀逆縱有百死終不推問

隋文以李穆爲君子耶則不當以百死罪期之今夫市巷之人屠沽之賤孰有人人謀逆者舍是謀逆亦未必人人有百死罪者正使巷市屠酤有百死罪而不謀逆李穆適與之比等何足爲上公乎自古未聞但不謀逆而有百死罪而稱爲君子者穆果有識豈當受此詔受而不辭是將以百死罪自爲矣隋文之所以處其臣李穆之所以處其身於是亦失矣

曰　宋本
賢　宋本

隋主不喜辭華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侍御史李諤亦以當時屬文體尚輕薄上書言其弊隋主以其疏頒示四方

司馬幼之文表華艶付有司治罪詔以李諤前後所奏頒示四方　宋本

辭賦本於離騷、而不逮騷矣、聲韻四六本於辭賦、
而不逮賦又遠矣。自屈宋妙才、創爲騷文、而論篤
君子、猶不屑好焉、矧烏有亡是長楊五柞之流乎、
則其失而每下者、從可知也。然後世方以之設科
取士、於是讀書者不復講求義理、惟務摘採對偶、
一韻爭奇、一字兢巧、緝纉成文、去本愈遠、父兄詔
子弟、師長訓生徒、皆汲汲孜孜焉、不爲此則不足
以收聲名、躋仕路、一旦得官、回視曩習、芻狗之不
如也、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人才大壞、其害豈

小小哉、然隋文不學、故雖欲變華而不得其道。以
李諤所奏、頒示四方、亦何所懲艾哉、夫理有中正。
無往不然。爲文者華則失之輕浮。質則近於俚俗。
華而不浮。質而不俗。以之事上諭下。治道所貴也。
今隋命公私文書皆實錄、將有不得於言者矣、又
豈通論乎。
上惡聞過失、每有惡事、孔範曲爲文飾、稱揚贊美、由
是言聽計從、
君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況於君父乎、故春

秋爲尊者諱。禮記善則稱君。所以廣忠愛也。然則孔範合義矣乎。曰爲尊者諱諱其過失也。善則稱君無善則不稱也。無善則不稱。有過而爲之諱。非惟存肅敬之心。乃有諷勸之意焉。是愛君之深。而忠君之至矣。今範也以非爲是。以惡爲美。使其君安於失道。而無天怒人怨之虞。是君之大賊國之巨蠧。豈得與揚善諱過者比乎。其君一時順於耳。契於心。而穢德腥聞。天下記之。野史書之。一夫諂言。終不能掩萬世公議。然則君臣昏亂。相爲諛說。

論隋文當社置倉之法

亦徒然而已矣。或曰成王命君陳以嘉謀嘉猷入告而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皆我后之德也。不幾於詐僞者乎。曰成王不敢以賢自挾而倚重君陳。猶借聽於聰。託視於明之意也。雖然其言則未免於滯。讀書者以意逆志可也。

隋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爲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撿挍。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從之。

賑饑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於民不厚而置

倉於當社飢民之得食也其庶矣乎儲備如此他日關中大旱民猶不免食粟糠豆屑帝親帥之如洛陽就食況素無備乎百姓知擠于溝壑而已矣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於州郡一有凶飢無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比及報可委吏屬出而施之文移反復給散艱阻往往監臨胥吏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力能自達之人耳縣邑鄉遂之遠者安能扶老攜幼數百里以就倉合之廩哉能賑者其弊如此若逢迎

論叔寶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

上意不言水旱坐視流散無矜卹之心則國家大禍由此而起如王莽之末年元魏之六鎮煬帝之四方魚爛河決不可收壅矣必欲有備無患當以隋文當社置倉爲法而擇長民之官行勸農之事輔以捄荒之政本末具舉民之飢也庶有豸乎

瘳 宋本

施文慶沈客卿共譖傅縡受高麗使金縡下獄上書曰陛下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臣事

上每當郊祀常稱疾不行

媚諂昏之君上怒賜死獄中 宋本

國家大禮莫大於事天鑾旗法駕袞冕鎮圭千乘萬騎清道而行以對越乎上帝其餘祀事無得比隆者豈非人君尊崇之極哉而陳叔寶勸於行此

禎明元年

論章華不足繼洩冶之後

惟媾遊瀆會是好。于以見小人下流之態矣。以天則不事而事邪鬼。以忠直則不近而近狎暱。以百姓則不恤而恤犬馬。是黃屋左纛出警入蹕之中。居一小人焉。故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其叔寶之謂乎。

吳興章華好學善屬文。朝廷以華素無閥閱。競排詆之。除太市令。華鬱鬱不得志。上書切諫。帝怒斬之。

人臣之義。固不可視君垂亡而不諫。然有可否之義焉。比干同姓之卿也。不得不諫。諫而死之。可以為仁。洩冶異姓之卿也。可以去之。乃以諫死。不得為智。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此聖人教後世以語默去就之法也。章華忠矣。然官非諫諍。職非御史。危言觸上。以蹈斧鉞。而其本心乃以見擯於時。鬱鬱不得志而發也。則雖死於直言。安得繼洩冶之後乎。

綱目節録其文

二年

立始安王深為太子。深聰慧有志操。容止儼然。近侍

論沈后陳深無救於叔寶之亡

未嘗見其喜慍帝遇沈沈后素薄、張貴妃專後宮之政、后澹然未嘗忌怨身居儉約數陳諫爭帝欲廢之而立張貴妃會國亡不果、

內助得人後嗣有望則家國無破亡之道、沈后儉約不忌疾、能規諫賢后也陳深聰慧有志操喜慍不形賢太子也而不救陳亡何也叔寶驕淫昏溺、再戮直言憸佞在朝百度盡廢、亡形已決、所謂智者不能善後之時妻子雖賢捧土以塞孟津夫何禦滔滔之勢哉天無形也而不可致其怒民之卑也而不可致其怨連年之水旱成黨之叛賊皆可支也至於天怒而不覺民怨而不知則其亡也忽焉如山摧土崩而已矣

論王氣天險不足恃

隋大舉入寇、羣臣請出師、議久不決、帝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至、無不摧敗、彼何爲者哉、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爲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渡耶、帝以爲然、故不爲備、縱酒自若、

人勝險則晝地而守、敵不敢攻、且能攻敵、人與險均、則長江峻山、限帶封域、足以自保、人不勝險、則

金城湯池與平原廣野等耳故侯景雖桀黠豈能
勝曹氏父子任約徐嗣徽雖善伺隙其勢力何敢
望元魏盛時乃或終身齟齬而不得度或談笑倏
忽而濟師彼天塹一也特有人則險無人則夷爾
方侯景之破梁也蕭氏雖披臺城荒凉湘東諸臣
如胡僧祐輩皆謂金陵王氣已盡而陳高祖英武
奮發又傳數世是王氣未嘗盡也特有人則王無
人則衰爾且以王氣自居則天象在南而應矣連
二年正月日食後一年五月日食則叔寶所宜警

戒而若無見焉故周有天下卜世三十卜年八百
而周公戒成王乃曰有夏與殷之服天命也皆有
歷年而我不敢知也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是
年十二月沿江鎮戍各已告急而陳之君以王氣
自居其臣以天險足恃曾不閱月身爲囚虜不修
人事而但言天時與地利者即此可以得師矣
隋高熲先入建康晉王廣令留張麗華熲曰太公蒙
面以斬妲己今豈可留
太公斬妲己事不經見而於傳有之妲己見寵於

而後誅

開皇九年

君非由已也而不曰無險詖之心有警戒之道恃寵稔惡則其罪與廉來等其死也固宜太公之斬之也亦必與衆共棄何至蒙面而後誅之必若此言是太公陰怳其色有不忍之心抑情而行法豈大賢之所爲哉史家失其傳故不可不辯

（詆　宋）（得　宋）

隋紀

高祖

賀若弼韓擒虎爭功於上前上曰二將俱上勳　宋本

帝命高熲與賀若弼論平陳事熲曰臣文吏也安敢與大將論功帝嘉其讓初帝之伐陳問計於李德林至是欲賞之或說熲曰今歸功於德林諸將必憤惋且公有若虛行熲入言乃止

論高熲謙抑不能久假

人之心難乎其仁也高熲對平陳之問歸功於賀若弼幾於仁矣而信或者之言沮李德林之賞恐其掩己又何不仁也勉爲謙抑不能久假而遽歸之功名不終豈無因而然哉

晉王廣誅陳五佞也未知孔範王瑳王儀沈瓘之罪至長安事並露帝投之邊裔以謝吳越人詔江總爲儀同三司　宋本

帝暴孔範王瑳王儀沈瓘過惡投之邊裔以江總爲開府儀同三司

論隋主訓臣子敗人家國

孔範等所謂狎客亡陳之臣也帝既知之當戮于

江南乃可謝吳越之人紓百姓之怨既貸其死又置諸邊刑寛而義不類矣江總身爲宰相不親政務惟以賦詩飲酒陪從邪暱蓋孔寧儀父之徒楚子不殺仲尼所非者也乃寵以尊位還以厚祿是訓臣子敗人家國而無後憂也王世充虞世基宇文士及之徒豈無所視傚而然哉

鄭譯請修雅樂詔牛弘何妥等議之積年不決妥自負宿儒恐不逮譯等競爲異議各立朋黨乃請張樂試之先白帝曰黃鍾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鍾之調帝曰滔滔和雅甚與我心會妥因奏上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帝悅從之

音五爾而律呂十有二猶十二支而配十干所以變而不窮也律呂陰陽也闕一則不和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今獨奏黃鍾而不用餘音是有君而無臣無民無事無物其爲君也不亦亢乎何妥佞人也逢迎周宣立五后者隋文豈不知之而命以典樂妥能探其主猜防忌克之徵而尊隆君道寓意於黃鍾帝果悅而從之遂使

論府主修樂不當舍萬寶常而委何妥鄭譯牛弘之徒

古樂盡廢後世無所攷焉其害豈不甚哉且禮樂歷數有國之大事也王澤滅息易學不傳有欲議禮則紛如聚訟有欲修樂則諂承君意有欲正歷則必請殺異已者竟不能復三代之正況欲行先王之道乎夫論事莫驗於成敗之效萬寶常妙達鍾律樂聲雅淡必近古矣而爲蘇威父子所抑及太常樂成寶常聞之曰亡國之音也淫厲而哀天下將盡矣不二十年而其言驗向使隋文以五音不可偏廢折何妥鄭譯牛弘之徒而專委寶常製作雖不能救隋之亡而先王正音必不至泯絕於隋之季世矣雖然寶常知樂之聲音而未知樂之道也如知樂之道則其將死當以其書授之好樂者使傳于後而以不遇遂焚其書無廣博易良油然和樂之心故曰不知樂之道也

十年

論隋文以獄吏自爲

上猜忌不悅學既任智數得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恒令左右覘內外有小過失加以重罪每於殿庭捶殺人

隋文將家子其不悅學而喜殺固宜然古之名將

悅學而不喜殺者亦衆矣隋文天資旣薄重以家
法是以如此曾不知君人之道豈文法殺戮所能
成乎知道明理以仁存心雖不事文法其行事固
不違乎文法也惟以文法爲用而不知道理尚慘
刻妄（忘 宋本）寛恕乃一獄吏耳爲天子而以獄吏自爲天
下豈復有教化之功仁義之澤故隋之世賢人君
子潛伏在下而所用者多便儇皎厲之小夫建祚
不永豈偶然哉

（楊素馭衆嚴整其從素行者微功必錄故素雖殘忍士亦以此願從焉 宋本）

楊素用兵多權謀馭衆嚴每將臨敵輒求人過失而
斬之多者百餘人少者四五十人流血滿前言笑自
若及其對陳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陳不能陷陳而
還者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依向法將士股
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爲名將

（論楊素慘毒不道）

伐讐討逆誅暴解紛兵之大用也讐未復逆未除
暴未誅紛未解則有不得已而殺人者殺敵而已
未聞司馬法先殺吾人而使之致力於殺人也特
三令五申之曰汝不用命予則有無餘刑予則孥
戮汝亦以警懼之未必誠行之也如楊素所爲慘

毒不道自英布彭越猶必羞之况韓信乎信驅市人而戰背水之陳躬帥士卒置之死地存與俱存亡與俱亡固不以無撫循之素嚴殺戮而用之也况素部曲皆練習精銳而所當者又纔尉遲逈漢王諒之徒乃殘忍如此而後成功稱爲名將不亦異乎

國子博士何妥與左僕射蘇威爭議事積不相能威子夔爲太子舍人與妥議樂各有所持詔百僚署其所同同夔者十八九妥怒遂奏夔與權吏部尚書盧愷郎中薛道衡共爲朋黨威坐免愷等除名名士坐者百餘人自周宣以來選無清濁及愷與道衡在吏部始甄別士流故涉朋黨之謗以至得罪

隋朝朋黨之起由何妥蘇夔議樂律而盧愷薛道衡别流品文帝不能察也樂律固所難知然夔掩抑萬寶常而伸巳學則何怪乎妥之排巳而自伸也夔雖不如寶常之精深而並用衆律猶未若妥之甚失至於甄别流品乃銓衡之要務君子所是而小人所非隋文兩俱不察惟妥之信則以獨用

匱 宋本

何妥與蘇威子夔議樂各有所持妥遂奏威與盧愷薛道衡王仙李同和等共爲朋黨名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

論何妥有小人得君之術

十四年

論隋文勉勉於假仁

黃鍾之諂深入其心終不忘也而使朋黨獲譴者至百餘名士甚矣妥有小人得君之術也人君之甚惡者莫如朋黨惟與小人合則好聞朋黨之言而賢人君子罹朋黨之禍而小人陽離陰比內親外疎實爲朋黨者人君不得而知也此自古之通患也

關中大旱上遣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糠上流涕自咎爲之不御酒肉者殆將一朞親帥民就食洛陽

聖人仁覆天下所施極於博所濟及於衆如春氣生育無不至者君子善推其所爲老幼吾之老幼以及人之老幼民亦咸備其澤以力假仁則其施有作輟其濟有方所不仁之人其視身與百姓猶金之於石火之於水不相涉入漠然而已隋文閔饑感動其心至於流涕不御酒肉至於一朞勉勉於假仁亦可以爲民之父母矣比之實不憂民而外爲文具今日下寬卹之詔明日放勸農之令而牧民者貪虐掊克以奉交征之意自如也豈不遼然大有間乎其致開皇富庶之俗也宜哉

論隋文本心
未嘗亡

齊州刺史盧賁坐民饑閉糶除名遂終身不用皇太
子言其有佐命功上曰微此數人吾不至此然皆反
覆子也。
隋文之初假黃鉞督中外也引司武上士盧賁置
左右將之東宮召公卿謂曰求富貴者宜相從往
往偶語有去就賁嚴兵而至衆遂莫敢動至東宮
門者不納賁叱之門開得入賁遂典丞相宿衛故
隋文之篡鄭譯劉昉盧賁之功爲大若李穆則效
忠于外庾季才則談天子內李德林則奉命于巳

綱目節錄其
文

十五年

論焚其物不
若治其人

然皆不若三人經營計畫之多也夫是非之心人
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隋文固險黠忮忍而
其本心則未嘗泯亡方其圖集大利以權數相須
則攘臂褰裳爭先相附者爲能及夫所欲既得而
反思可否則潔身顧義不預危事者爲是此蘇威
所以蒙隆常之顧而譯賁廢死劉昉極刑亦可爲
傾覆輕薄厭常爲新者之深監也。
相州刺史豆盧通貢綾文布命焚於朝堂
以華侈蕩上心人臣之大罪也當治其人以勵其

餘猶恐有不戒者今第焚其物而闊畧其人夫人有心而物無知者也何刑罰之不類乎然古之人君若此者數人豈以爲是而相因耶抑所見偶同也其意亦以謂焚去華侈可以訓儉示俗而效貢之人其心亦何惡焉審出於此人將窺見其微不從令而從意他日所獻必有甚焉而人主之心不能常也有時而入之矣故曰焚其物不若治其人之爲要也。

隋七年

帝欲以六月杖人趙綽固爭帝曰六月必有雷霆遂殺之　宋本

帝嘗乘怒欲六月殺人大理少卿趙綽爭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曰六月豈無雷霆我則天而行何不可之有

論隋文違天

則天而行人君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盛由此而已隋文所言大哉王言也而其事則非也憲天者以慶賞法春夏以刑威法秋冬以當理法其無言以至公法其無私以盡下法其自民以不息法其行健如此之類乃則天之道也雨露猶人君之惠澤也雷霆猶人君之號令也生成萬物之時固有雷霆而雷霆未嘗殺物隋文取則雷霆而乘怒殺

人其違天多矣惜乎趙綽之不以是對也或問雷霆何爲而然者有形耶有神耶曰古人未之言也然先達大儒亦嘗明其理矣蓋天地之間無非陰陽聚散闔闢之所爲也可以神言不可以形論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起之難信也故其言曰陰氣凝聚陽在内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凡聲陽也光亦陽也光發而聲隨之陽氣奮擊欲出之勢也電緩小則震亦緩小電迅大則震亦迅大震雷交至則必

有雨震而不電電而不震則無雨由陰氣凝聚之有跡緩迅密也曰世人所得雷斧者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爲石也本乎天者氣而非形偶隕于地則成形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雷之破山壞廟折樹殺人者何謂也曰先儒以爲陰陽之怒氣也氣鬱而怒方爾奮擊偶或值之則遭震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電之閃爍激疾如金虵飛騰之狀何謂也曰光之發也惟光爾適映雲際則如是不當乎雲之際而在同雲之中則無此矣凡天地造化之迹苟

論秦王俊者獨孤后所深惡

不以理推、必入于幻怪僞誕之說、而終不能明、故君子窮理之為要也。

秦王俊在并州奢侈越度盛治宮室多內寵其妻崔氏妬於瓜中進毒、由是得疾、徵還、上以俊奢縱免官、賜崔氏死、劉昇楊素諫曰、秦王之過、不應至此、上曰、我是五兒之父、非兆民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

古者刑典、於衆庶所犯則有贖、於親貴所犯則有議、天子之子、固異乎臣下之子矣、故公族之罪也、

不以犯有司、而刑之于隱、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而不肆諸市朝、亦為之素服居外、不聽樂、為骨肉之親也、是故觀舜之處象、則知父之處子矣、隋文以法律從事、無義方之教、由不悅學問故耳、秦王俊好奢而峻宇、非大罪也、正在所訓者、一不從則責其傅、再不從則削其祿、三不從而後可免其官、豈有素不訓戒、遽加重黜、使罪有大於好奢峻宇、又將何加、以愚觀之、隋文怒俊特不在是、正以俊有嬖妾孽子為妻所毒、此獨

孤后所深惡者宜隋文之肖之也

詔選東宮衛士入上臺高熲曰若盡取強者恐東宮宿衛太弱上作色曰我有出入故宿衛須勇毅太子毓德東宮何須壯士此極弊法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熲子娶太子女故上以此言警之

隋文爲帝王高熲爲宰相而皆不學此傳說所謂非所聞者宜其處大事而謬於理也康王爲太子嗣位之時太保召公命仲桓南宮毛及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往逆以入以此見古者東宮未嘗置兵矣不爲之選擇端良師傅教以孝弟忠信而多置兵此禍亂之本也熲不知楚商臣宋元凶之事而欲東宮有強卒不監文帝以后感移周鼎之轍而爲東宮論宿衛處人父子之間猶正墻面而立自處君臣之際猶擿埴索塗而行言不信而行見疑橫被廢黜自取之也

牛弘爲吏部尚書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愼審所進用多稱職

世俗之見皆謂有才乃能稱職德行非所先也苟

務求德行以濟世務是以鼎而支奔轍以驥而守門戶執圭佩玉而馳逐趨走安能勝乎敗國殄民者率由是言矣夫莫難得乎民之敬恭其上莫難得乎民之不欺其君莫難得乎民之各勉其事季康子欲致此而其道無由也問於孔子孔子曰臨之以莊則民敬矣示以孝慈則民忠矣舉善者以教不能者則民勸矣不特是也凡問爲政見於論語所載孔子一以躬行身率誨之曾不及政刑法令之具而貴捷給辨治之才孔子豈不通世務固

使人尚椎樸取魯鈍以從政哉深思其故而考其事則知世之爲姦爲貪要功生事上逢君惡下爲民蠹者非有德行之人乃有文才之士也牛弘之智未必及此然當是時隋文以吏道爲君正才能馳騖之時而弘所見乃爾卓異且其所用德行之人又多稱職亦可信德行之足用而不必才能之爲貴矣又况能廣求賢人舉而加諸上位使表率能者其效爲何如或曰孔子歎才難而今不以才爲尚不亦異乎曰才者爲善之具也如舜之五臣

周之十亂皆有聖人之才。而行聖人之道者也。有才而不爲善。猶駿足之馬而駭輿泛駕。是棄才也。孔子所歎以謂人之有才、必如此十五人者然後無失、則信乎才之難矣、故曰雖有周公之才之美（美才 宋本）而驕且吝、亦不足觀也、不驕不吝、惟有德爲然。有才而不爲不善。非德勝不能也。然小人往往有才而不知修德之方厚於德而短於才者、固小人之所鄙笑、而人主所宜辨也、不能辨此、此治亂之分也、

秦王俊薨（俊子浩崔妃所生也庶子曰湛群臣希旨奏二子母皆有罪不合承）上哭數聲而止、僚佐請立碑上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俊子浩、崔妃所生、庶子曰湛、羣臣奏稱漢之栗姬子榮、郭后子彊皆隨母廢、今秦王二子母皆有罪、不合承嗣、上從之、以秦國官爲喪主、（嗣上以秦國官爲喪主 宋本）

[illegible]隋文之不仁也、秦主俊奢靡之過、亦（人 宋本）富貴者常態、未足深罪、正在所訓勑使之知改而已。何至一怒不解、忍視其死而無哀戚之情乎、人之至情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已之子則厚乎人之子矣、而蔑棄恩義如此、率天下而路也、

何以使其子相友愛而生孝慈哉、史書並記善惡、以垂勸戒非求名而可得書也有善可紀自然傳矣隋文以此論史意謂所載皆人之求名者、何所見之狡且鄙也漢栗姬子榮郭后子疆未嘗隨母廢母爲帝后則子爲皇太子母爲王后則子爲王世子安在其不得承嗣哉羣臣希旨妄奏而隋文聽之皆由不學遂爲世笑夫母以罪廢而子無罪猶不當廢其子故孔氏三世出妻而其子爲後自若此家法也母廢死非其罪又併廢其子且使國

論隋文任術數而不習義理

官爲喪主於禮則無稽於律則無傳而隋文行之此特老胥慘刻侮文之所爲耳

冬至百官詣太子勇勇張樂受賀上怒下詔曰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嶽牧正冬朝賀事非典則宜悉停斷自是漸生猜沮

有天下國家者莫先乎定禮制隋文建國至是二十年乃不爲東宮定常行儀式太子無過人之資安於僭差不知其非其失在朝廷矣則宜以漸變更使情與事愜然後父子之恩不薄而君臣之分

以明乃遽下詔書驟加削損自生釁隙爲讒賊之招開覆亡之禍良由自任術數而不習義理豈非後世之戒哉

勇妃元氏薨雲昭訓專內政后弥不平上與后幸晉王廣第見樂器不拂塵埃以爲不好声色愛之特異諸子　宋本

勇多內寵獨孤后不平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惟與蕭妃居處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稱廣賢大臣用事者廣傾心與交雖婢僕亦稱廣仁孝上幸其第廣屏匿美姬惟留老醜者給事左右屏帳改用縑素故絶樂器之絃不去塵埃上以爲不好聲色還宮甚喜侍臣皆稱廣由是愛之特異諸子

論隋文皆蒙障塞

堯舜文武皆以聰明稱聰者無所不聞又聞於無聲明者無所不見又見於無形如此斯可以爲天下主矣古人有云堂下遠於百里門庭遠於萬里爲深居九重勢高而踈也雖聰明而不敢自以爲聰明方且正心誠意循天之理而寄視聽於正直忠良之士以明四目而達四聰然後天下之事萬物之微無不昭晰而無能蔽之者隋文以苛察爲能而不明正理以術數自用而不博衆謀故爲人所欺而罔覺莫愛於妻而妻欺之莫親於子而子

宋本術以字

欺之莫信於大臣而大臣欺之譬如聾瞽之人受玩股掌之上不亦可笑之甚哉父子雖異宮蹤昵雖殊情然子生庶孽而殺之有侍姬而匿之好絲竹而掩之而已皆不得知焉則朝廷之間畿甸之外又安得而知之其昏蒙障塞一至於此雖使夏啟周釗居元良之地亦將不免又況如勇者哉

上密令善相者來和偏視諸子對曰晉王眉上雙骨隆起貴不可言由是名籍甚尉諸王家本

上令善相者來和視諸王對曰晉王貴不可言上問韋鼎曰我諸兒誰得嗣位對曰至尊皇后所最愛者當與之非臣所知也上笑曰卿不顯言耶

論隋文自爲禍

莫貴於皇太子矣尚何相其容貌莫定於父之統君之貳矣尚何問其嗣否未之嘗言也而有此意焉彼姦人桀黠固已深探其意而逢迎之況發問至于再三乎劉子政有云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隋文猜沮已萌故獨孤后之譖愬行于內來和韋鼎楊素袁充元胄之誣罔行于外公卿近臣曾不諫止獨元旻楊孝政二人以爲不可亦安能救市虎之衆哉地必卑窊而後水潦聚氣必壅底而後癉疽出小人雖可惡其禍則文帝自爲耳

論楊素惑于邪謀

宇文述請楊約盛陳器玩因通廣意說之曰今君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
廣與宇文述素善以奪宗之策問之述曰能移上意
約白素素拊掌曰吾智不及此賴汝起予 宋本
者惟楊素耳述與其弟約相厚請見約共圖之廣大
悅述以晉王之意說約約以白素素大喜撫掌曰吾
智殊不及此賴汝起予

楊素非特勇將蓋亦知書與懵然武夫有間矣既
有殊功又位上宰君所信向太子廢立繫其一言
耳若明大義闢約之說登時發覺執宇文述歸諸
司寇顯加鞫治請正典刑一舉而太子安邦本定
藩王窺覦之禍息大臣匡輔之功著豈不美哉萬
分一有如不濟正諫而死亦無愧矣乃惑於邪謀
顧私而動既亡人國又殄其宗嗟夫素所謂智不
及此者非不能及於惡也乃不能及於善耳豈非
人臣之大戒哉

論獨孤后妬其子之有妾

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后泣曰吾兒大孝愛素因盛言太子不才
素入見后盛言太子不才后遺素金使贊上廢之
后遂遺素金使贊上廢立 宋本

行貨薦賄小人之事或以干進或以免禍變亂黑
白移易是非自古有天下國家者所深惡爲其末
流至於販君而賣國也故受賕之罪有至死而不
賄 宋本
赦者則未聞爲人之母妬其子之有妾懟毒憾怒

如非已出而納賂於權臣使說其君而廢黜之者。妬心一發若崑岡之火不可撲滅其烈如此夫虎豹食人而不食其子人莫不愛其子也而婦人尤甚今以妬忌之故虎豹之不如而或猶稱獨孤后為賢能佐隋文取天下豈未嘗考其心術耶

（上知勇不自安使素觀勇所為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后又遣人伺覘東宮因加誣飾以成其罪　宋本）

勇憂懼不自安上知之使楊素觀勇所為素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素故久不進以激怒勇勇不平形於言色素還奏勇怨望上疑之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介事皆聞奏因加誣飾上遂踈勇

論隋文帝信讒獨孤后長舌

隋文於勇之事其可悲矣勇不當疑也以失愛而疑之素不當信也以久任而信之既知勇不自安而欲察其情獨無忠信（平日　宋本）可使之人乎而使素往哉素至東宮所以激怒勇者乃兵機將畧臨敵致師之術柰何施於國儲君副乎隋文聞其譖毀太甚心亦致疑而又入獨孤巧言不復加慮自此勇之廢黜決矣詩不云乎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其隋文之謂乎又曰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

論袁充奸邪在楊素之右

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其獨孤后之謂乎悲夫

太史令袁充言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羣臣不敢言耳

袁充職在占候既覩天文之異其日歟月歟星辰歟必有可指者昭昭在上惟無目則不能見焉乃泛然而言不端陳其事其矯誣上天姦邪大惡又在楊素之右矣而隋文和從其說謂玄象久見者蓋自揄也又比殺戮於雷霆之意耳君臣以深情相中而以天文相質悖理如此何以克享天心乎

論隋文心術如獄吏

廣賂東宮幸臣姬威令告太子過失威從之上怒九月壬子御殿集百官責東宮官屬令素鞫勇素舞文鍛鍊以成其獄十月乙丑上戎服陳兵御武德殿宣詔廢勇勇再拜泣下舞蹈而出左右莫不閔默

晋王令賂姬威伺太子動靜過失日聞段達因脅姬威曰已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即上書告之　家本

王者聽刑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其中意論輕重之序愼測淺深之量以別其趣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其情獄辭既成史以告于正正聽之矣乃以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矣乃以告于王王尚不敢決也命三公參聽之三公僉以

家本淺作深

致堂先生讀史管見卷第三十七 隋高祖下

爲成矣王然後制刑其審如此今隋文於太子專用楊素姬威文致之言即如訊鞫陳兵列衆脇而廢之蓋隋文心術如狡慘獄吏平日以此鍛錬無辜者楊素得其微而逢迎之故以世嫡之重天下之本萋斐動揺如拉枯朽衰之所示影之所從也其刑之施於子者如此則他可知矣家國之亡豈特煬帝之罪哉

上切責東宮官洗馬李綱曰太子本中人鄕使擇正人輔之足嗣鴻業乃以唐令則鄒文騰爲厖子家令此二人惟知絃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是邪上不悅

論李綱不勇决

東宮失上后意宇文述締交楊約而楊素傾揺東宮亦已久矣播揚失德非秘事也李綱身爲宮僚安得不知雖在下列均於所事盡具以所聞奏白于上乎及九月壬子上御殿宣言鞫治至十月乙丑猶十有四日雖事已危迫尚可進見而綱亦無所陳論及儲后已廢唐鄒已誅乃始稱太子之資才列二人之邪諂以咎廢立夫何益矣原綱之失

○亦謂成事不說遂事不諫者耶 宋本多此一句

論隋文自召大禍

非智之不及也、特不勇決而已

十一月戊子、立廣爲皇太子、天下地震、囚勇於東宮、付廣掌之

異莫異於天地之變、地震必有方所、見於漢魏至六朝、其大者不過二十餘州、亦極矣、未聞方輿盡震也、地者子道也、臣道也、宜靜而動、其震之日當太子初立、不在前後、與事相符、四海九州同日而震、其變大矣、其爲厚載不寧、將有傾側之象、亦著矣、且天無廢太子之文、姦諂妄言而隋文信以爲實、地有不當易太子之異、蕩搖隉杌、而隋文漫如不聞、其於天地尚如此、設有强諫必不從也、假如故太子誠以罪廢、屏之遠方可爾、而付今太子掌之、是弟囚其兄也、弟而可以囚兄、則子制父何難焉、他日帝疾病、上臺宿衛與後宮妃嬪盡見屏遠、遣腹心入侍、而大禍倏興、蓋自文帝召之矣、故曰其所由來者漸矣、

房玄齡杜如晦皆預選、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見玄齡嘆曰、異日必爲偉器、見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

論人才當汲汲求賢

才。必棟梁之重。俱以子孫託之。
隋文以詐力當天命無人物之鑒高熲在當時為
第一流旣以讒廢牛弘李綱不敢批逆鱗嬰酷虐
之鋒自餘無聞矣然一世之人如一世之物各足
以周一世之用故藥之空青玉札寶之金珠犀象
木之梗楠豫章未嘗聞前代朗費而後代無有也
人材者五行之秀氣五行與天地無窮則秀氣亦
安有終極哉特在上者無意於用之而不求耳大
唐開基以至太平房杜之功也而二人生於隋世

宋本文帝二字作天下欽一字

仁壽元年

巳登仕版文帝果可與有為斯二人者亦豈肯埋
光鏟采碌碌下僚而不顧聞達哉後之人君讀史
至此當起汲汲求賢之意要天下之仁人君子皆
為我用而猶未以為慊是則永世永年之道也
太史令袁充奏隋興巳後晝日漸長開皇元年冬至
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短
於舊二寸七分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
景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行外道則去極遠京
房曰太平日行上道伏惟大隋啓運上感乾元景短

論內不足者甘受佞人

日長振古希有上悅於是改元仁壽以取日長之意也至於百工作役並加程課

道德備者喜聞規諫內不足者甘受佞人夫佞人之爲諂言也稱其所無者貪則譽其廉汙則誇其潔慘酷則謂之嚴斷苛察則謂之詳明而內不足者以不足爲歉也是以樂入其說不復計是非虛實也景短日長之論豈待聰明然後能辯也而文帝信之夫日一日一周天其度三百有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不可過也若有長短則月之應日以死生星辰之隨天而進止皆當與日同其晷刻則四時寒暑皆不當序而造化之功紊矣是故君子有言凡人居覆載之內而不識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在照臨之下而不識日月之所以爲日月豈啻之民何責焉學者如是其闕大矣又況於人君乎今也爲人所欺如玩嬰孺由不學故耳故學者人君之急務也

柳述尚公主爲兵部尚書怙寵使氣帝問韋雲起外間不便事雲起曰柳述驕豪未嘗經事徒以主壻遂

論柳述可師

居要職亦不便之大者。帝謂述曰、雲起之言、汝藥石也。後有詔内外官舉所知、述舉雲起除通事舍人、

韋雲起議論柳述而述舉爲所知、其誠心服義歟、未可知也、其矯情要譽歟、未可知也。然聞過被劾、而能不忿不怨、稱而達之、如出於誠心、可不謂之賢矣乎。如出矯情、可不謂之勉於善乎。是皆可師也、

獨孤皇后崩（宋本作皇后獨孤氏）、太子對上及宮人哀慟絶氣、若不勝喪者、其處私室、飲食言笑如平常、又（以下數句宋本無）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令外取脯鮓、置竹筩中以蠟閉口、衣襆裹而納之、

論脩文不能矜子

世無安而行之之人矣、得見利而行之者斯可矣、世無利而行之之人矣、得見勉強而行之者斯可（姍 宋本）矣、勉強之行、若矯若僞、是故輕薄子之所譏議訕笑、以爲禹行舜趨者然其譏議訕笑、亦未可全非、以世有其人、如脩煬帝是也、故夫君子小人之辨、矯情飾貌、而趨向在善（斷 宋本）謂之勉強而行者、矯情飾貌、而趨向在惡、此乃少正卯之徒、聖人之所必誅

而不赦、豈得與勉强爲善者雷同而論哉、煬帝深
知父母忌克妬害、有成心、易欺罔也。故匿姬妾。殺
庶子。去聲樂。尚儉素。以中母意。而傾東宮。則又造
孝思爲哀戚。盛擗踊。假毀滅。以中父意而固其位。
而隋文一一不能察也。嗚呼、知人實難。矧曰愛子。以
帝乙之賢。尚蔽於紂辛。而況隋文。又何責矣。夫惟
帝堯心如明鏡、廷臣以啓明譽丹朱。而堯以嚚訟
知其惡。天無私覆、日無私照、其萬世帝王之法歟、
梁毗爲西寧州刺史蠻夷酋長皆以金多者爲豪俊

論梁毗者張奐之流

遞相攻奪、毗患之、後因諸酋長以金遺毗、毗曰、此物
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一無所受、於是蠻夷感悟、遂不
相攻擊

黄金天下之寶、人所欲也、盜賊則攫之、貪夫則藏
之、夷狄則爭之、介人則遠之、豪士則散之、仁人君
子所欲不存焉、梁毗者、其張奐之流歟。知廉清之
可以服貪爭也、一無所受、而諭以怨隙之所由起、
不獨言教。且以身率。雖夷狄尚且感悟而攻擊以
消。況於昭儉德以照臨百官。其效當如何。彼新室

三年

論王通爲儒而不知道

綱目節錄其文

之櫃武陵王之篋畜之無厭祇以賈死亦獨何哉
而以富不可忽誨人也。
王通詣闕獻大平十二策上不用罷歸（宋本王通上有龍門二字）
伊尹於湯無素也感其三聘然後幡然之心伯
夷太公於文王非相邇也聞其養老然後有歸乎
之歎孔明之於先主昧平生也嘗其枉駕然後起
感激之意所謂待時而動樂則行之大人之事也
隋文在位二十有三年其賢其否固哲士所量以
行藏其道者使王通而不知或知之而與之言皆
不足以爲智將何處乎孟子曰大有爲之君必有
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
是則不足與有爲也通誠有太平之策不待君之
求之而登門自獻抑亦異乎不召之臣矣且隋主（宋本作王字）
以篡奪得國而君臣之義盡爲妻所鉗制而夫婦
之道乖以讒言廢東宮而父子之恩滅此三者爲
天下本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皮之
不存毛將焉傅乎于時賊嗣胎禍忠臣踈斥四海
之勢駸駸潰敗而通方談太平之策豈直不能見

幾盜亦不能睹形。殆類一腐儒耳。是何也。此爲儒而不知道之蔽也、或問自秦漢至五代千三百年、知道之儒有幾人、曰難言也、學問之富、德義之修節行之高、則多有矣、盡見道體、臻其賾奧、言之而當、行之而允、非得其傳者、孰能與此、姑列其降者荀况董仲舒楊雄王通韓愈章章著矣、況也正而失之駮。舒也粹而失之泥。雄也潛而失之懦、通也懿而失之陋、愈也達而失之淺、董子有云、爲人君父而不知春秋、前讒後賊不能見也、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知春秋、守經遭變、不能處也、必陷誅死之罪、又曰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之格言也、而其事君則納忠。行已則守禮、表章經術而黜滅邪說、其功不在孟子之下。此董子之善行也。韓子有云、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韓子之要語也。而其事君則直言。守道則不惑、力排釋老以扶皇極。其功亦可亞於

仲舒此韓子之勤力也故董氏韓氏比之三子爲
又賢焉荀卿尊仲尼而非子思賢子弓而毀孟軻
以性爲惡以禮爲僞非正而駁歟子雲用心於內
其思深沉凡所立言依倣大訓而莽賢之際黽勉
苟容非潜而儒歟文中子讀書談道躬耕自娛累
徵不起而於隋文說非所說於述經作非所作非
懿而陋歟而三子立言可爲法於後世者益又鮮
矣此五人者皆希慕洙泗不甘於弟子之列者也
而成就止此況訓詁箋註之流乎以是知學之不

易爲也今夫奕之爲數小技也射之爲事末藝也
而有無敵與戰者至於斵輪削簴操舟之工刻楮
刺文繪事之巧累丸升竿承蜩履豨之旨是非有
道德之意仁義之旨及其精能之至則疑於不可
思度而況人之所以爲人有大於此者乎老氏知
之故有眞以治身土苴以爲人之說而其所謂眞
者未免一曲之蔽也佛氏知之故有不立文字指
心見性之傳而其所謂性者未免背理之失也雖
然其指之有故而言之成理得其宗者方且師表

一世。輕賤儒術。自以爲道之所在而業儒之士平
日專精乎誦數。刻苦乎詞藝。以多聞博識爲淹該。
以辨析同異爲詳審。或記謚族譜系之差殊。或考
郡國方物之名數。是皆不足以爲己設。問以黙而
識之者何所識。欲自得之者何所得。行藏有是者
何所有。卷而懷之者何所懷。感而遂通何以爲寂
然之易。無聲無臭何以見文王之孚。則意塞而莫
通。舌舉而莫對。乃反僕僕數拜於浮屠氏之前。面
壁灰心身若槁木之枝。以求其所謂一超頓悟者。

沒世窮生。泊然兀然。竟亦無得也。爲儒至此。曾不
如向之工巧技藝。而造其妙者。不可深思而求其
故乎。子雲諸人亦可謂豪傑自立者矣。其於孟子
蓋未能窺其藩而齊其戟。又況於孔氏乎。彼顏回
高堅前後之嘆。子貢立行來和之稱。子思明動變
化之誠。孟子不可知之之聖。豈徒爲空言而終不
可至乎。告諸往而知來者。豈不在於求仁而得仁
乎。亦信子雲諸人未嘗從事於斯乎。亦知孟子之
後復有得其傳者乎。夫口耳章句紙上語。何足以

入德乎歸而求之有餘師又何必舍中國而從夷
狄之教乎。

楊素條事狀報太子上大恚呼述巖召勇素矯詔執述巖　家本

上寢疾於仁壽宮楊素柳述元巖入閤侍疾召皇太
子入居大寶殿太子慮上不諱須預防擬手自為書
封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太子宮人誤送上所上
見而大恚陳夫人為太子所逼夫人拒之上怪其神
色有異夫人告曰太子無禮上抵牀曰畜生何足付
大事獨孤誤我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述將呼太
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閤為詔楊素走白太子太子矯
詔執述巖繫獄追東宮兵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
聽宇文述節度令右庶子張衡入侍疾盡遣後宮出
就別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頗有異論

論隋文信所不當信疑所不當疑

隋文於故太子勇睽疑之極故嘗言自仁壽宮還
京師如入敵國他日又言畏其加害如防大敵然
勇實無是也未嘗如元凶劭之享衛士未嘗如朱
友珪之結統軍大索東宮纔得取火槐木數千而
已而以令將被廢勇不能司伸也卒之追宮甲帖
禁衛盡出後宮獨留心腹侍疾而帝暴崩者乃獨

綱目節錄其文

孤后所謂大孝愛之晉王而隨文信之立以爲嗣者也莫親乎父子莫近乎父子疑所不當疑而加以謀逆之名信所不當信而被其弑殺之禍亦可爲聽牝雞之晨忽主器之重者之永監矣柳述元巖親逢事會此千載一時也則當白帝併召楊素楊廣入閤當帝前質問陳夫人明正其罪降詔廢廣熟議故太子可立則召之否則別命子孫之賢者素若不從請以軍法從事登時而宗社定矣乃出閤爲詔受制於賊俄頃之間轉福爲禍述巖死有餘責矣故曰知幾其神乎間不容髪之時應而不失其知幾乎

讀史管見卷之十五 終

清河後人張閶升重校

仁壽四年

論漢王諒舉兵詐而無名

讀史管見卷第十六

宋建安胡　寅著　　明太倉張　溥閱

隋紀

煬帝

漢王諒爲并州總管高祖崩帝以高祖璽書徵之先高祖與諒密約若璽書召汝敕字傍別加一點及發書無驗諒知有變遂反從諒者十九州王頍說諒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諒不能用唱言楊素反將誅之

舉兵必有其名立事不可行詐陳勝吳廣誅秦無

綱目節錄其文

道兵有名矣而狐鳴魚書乃行詐焉沈攸之袁粲爲宋討賊事不詐矣而螟蛉是助乃無名焉隋文之崩雖宮省事秘而史已載云當時中外頗有異論諒獨不聞耶借曰未審而所被璽書不如高祖私約即可用此聲問大行寢疾晏駕不明之故以十九州附從之衆用王頍長驅深入之策既近京師則國喪情實理必彰露天不共戴死生以之豈不忠孝兩得乎而詭言素反爲是舉兵是詐也詐而無名是自爲逆也而可乎

論漢王諒一無所見

諒兵敗請降除名爲民竟以幽死坐死徙者二十餘萬家

臣而在遠不敢須刻忘君必有天威不違顏之心然後爲忠而況子乎雖爾身于外安得須刻忘父必有食坐見於羮墻之念然後爲孝隋文五子自去其三獨漢王諒最寵愛上不豫凡五十日自并至雍非有甚遠入奉起居可也既不能然請問崩故以兵從之可也楊素出拒是爲逆黨聲言其罪吾士氣自振師直而壯矣有如不勝赴敵而死

可以見先帝于地下。人子之道。亦無負焉。旣失上策、又忽至計、兵敗窮蹙、乃至請降、死於讐賊之手、志節名義、一無所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初高祖與獨孤后誓無異生之子。嘗曰前世嫡庶分爭。或至亡國。朕五子同母、豈有此憂耶、又懲周室諸王微弱、故使諸子分據大鎭、及其晚節、父子兄弟、迭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

司馬氏曰。辛伯有言、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配嫡、大都耦國、亂之本也、高祖徒知嫡庶之多爭、孤弱之易搖、曾不知勢鈞位逼。雖同產至親。不能無相傾奪。考諸辛伯之言。得其一而失其三乎。

仲尼、聖父也、伯魚、賢子也、以聖父教賢子、其言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二南、猶正牆面而立耳、夫周南首關雎、召南首鵲巢、皆言后妃夫人佐助君子之道、有男女則有夫婦、自生人以來、誰獨不然、何待明於二南、而後無面牆之蔽乎、君子之學也、抑足於周南召南而已乎、曰、此聖哲之格言、天地之常經、人道所由立者、以淺近而論、則失

以論隋文孫於獨孤氏無關雎之德

之矣夫之職莫大乎刑家婦之德莫盛乎不妬關雎之詩專言后妃不妬忌之美也次之以樛木申之以螽斯重之以桃夭而終之以召南之小星二南之詩二十有五其美后夫人之不妬忌者居五之一焉其化之應則又有兎罝芣苢麟之趾摽有梅騶虞之篇其意以謂王后不妬忌於上國君夫人不妬忌於下不獨王與諸侯子孫衆多天下化之婦人皆樂有子矣夫樂有子則無間於彼我是庶人匹婦亦有賢行也人治如此則陰陽得其道理而天地之和應之麟出于郊麃類蕃殖葭蓬茁茂豵豕之屬亦不可勝用而王道成矣後世於五經蓋亦謂嘗經聖人手不得不讀其讀之也口諷吟而心不信以爲古今異便陳迹難遵故平城之圍非舞干所能下亂秦之緒非結繩所能理后妃一人修德于閨闈突奥（奥突　宋本）之間而使天下化之人人無妬忌之行至於鳥獸若草木豈不大有逕庭乎夫經所明者理也史所紀者事也以理揆之事以事考諸理則若影響之應形聲有不可誣者矣

隋文爲獨孤后所制狡謀哀誓捷而鉼之蓋嘗手
刃宮嬪帝不能正於是無異生之子而同母五男
覲以常情不慮事變則庶孽窺覦之患誠無自而
生矣獨孤氏不勝娟嫉既禁切其夫又憾恨其子
勇也雖中人之才而大惡不彰特以寵近一姬誕
育稍衆讒言罔極遂見廢黜而多欲淫慝之人矯
情飾貌誘取信愛傾奪宗嗣堂堂大隋全撫四海
夷狄賓服宇内晏如曾不十年盜賊充斥獨夫授
首而祚祀圮矣方隋之盛也郡縣民戶上版圖者

八百九十餘萬自王薄竇建德高士達爲倡而山
東盡爲盜區是後四方並興擁衆十數萬而加多
者垂五十黨以郡縣反者尚不與焉至唐武德六
七年間蓋干戈雲擾狠吞虎噬者十三四年而後
内盜悉平後二年太宗即位貞觀仁義之治輿涵
養休息至高宗永徽三年天下樂業阜生將一世
矣有司奏（奉命世 宋本）戶口纔及三百八十萬然則畧會之隋
氏極盛之民經（則敗 宋）亂離之後十存不能二三皆起於
獨孤氏無關雎之德廢長立少而其禍至此然後

知古詩垂訓之義至深至遠不可以爲空言而弗信也是故塗山與夏任姒造周易基乾坤詩首二南而堯欲以天下授舜釐降二女觀其刑家旣嬪于虞則舜之德能化人也審矣是故恃强怙大縱情性暴威武鞏呻齽齘則（其宋本）千人喪元攄忿洩怒則百城流血視棄賢才猶棄弁髦土梗視殺骨肉猶殺雀鼠雞豚其酷[illegible]凶德天下莫敢當也而大欲所牽一入婦人掌握不啻如馴馬在御進退疾徐惟六轡之聽向之雄强悍桀加於人者了無所施反以殞其身害于家而凶于國是故聖王之道必先誠意正心以自治其身正然後能齊其家其家理然後能治其國事若緩而效速行若迂而勢順及其治定功成能使中國爲一人而天下爲一家兵寢刑措如唐虞（宋本作虞）之時成康之世者豈欺我焉（哉宋本）司馬氏獨以大都耦國斷隋之所以亡曾不知内寵獨孤外寵楊素次子奪嫡乃隋之所以亡者若秦王俊蜀王秀未嘗舉事先被廢斥漢王諒雖已起兵尋卽摧敗大都耦國豈能爲隋膏肓之疾歟

論變奢爲儉
宜自宮禁始

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内爲海海北有龍鱗渠緣渠作十六院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凋落則剪綵爲花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内亦剪爲荷芰菱芡乘輿遊幸則去水而布之

聖人之養民也於民之所不能用者猶裁成相恊之使咸得其所如罔罟耒耜舟楫杵臼弓矢宮室棺槨之類至於治麻絲爲酒醴和金石草木以成湯劑救瘥札皆是也則未有糜大用歸於無用者也民之大用莫大於衣食是故天子親耕供粢盛率天下之農氓王后親蠶爲祭服率天下之婦功二帝三王以來莫不然其不可緩而重之如此今乃取綺羅縠帛以被卉木爲美觀加之沈染工技之費而歸於無用其比之暴殄天物者厥罪均矣臨川有言人主役使群動役使群動費而不爲侈是亦役使群動爲大費也得不謂之侈乎一婦不織天下或受之寒隋家凡幾宮宮凡幾樹苑中之沼凡幾所以新易弊爲之不窮則一歲之中用綵豈可計而天下之寒者衆矣自隋歷唐以至于今

五百年、不聞造花以被卉木矣、而綵花之背猶在也、通四海九州而會之、則於宮樹苑沼相去幾何、又有摩(庲宋)金爲服飾裹偶像者、卒伍之妻商賈之妾、倡優之人、釋老之宮、莫不誇多鬬靡、雖有大禁、而莫之行也、孔子曰、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詩曰、爾之教矣、民胥傚矣、必欲惟土物愛、不作無益、華薄從忠、變奢爲儉者、當自宮禁始、而必行其禁、庶有瘳乎。

帝頗惜名器、羣臣當進者、多令兼假而已、雖有闕員

不補、

名器君之所司、不可以假人、古之格言、人君之要守也、煬帝能惜名器、當遷進者、亦不輕授、而令兼假、寧闕其員、詎非賢乎、曰、此似之而非者、烏得賢夫、煬帝貪欲忌克人也、貪欲故吝、忌克故狹、以狹心行吝意、雖雁門危困僅脫、猶減削將士勳賞、況平時而肯以官爵與士大夫乎、然亦未必不有輕視士大夫之心、以謂莫足以當我之官爵者、當是時興唐才智之臣、皆如金玉隱於沙石之中、而獨

蓋于項羽印刓不忍予人同無益於國
求本多十字

論楊素受疑兩君

與宇文述裴矩裴蘊宇文愷虞世基數人歛弄天下、以取亡敗、則其斬惜名器。祇足失士。以爲他人之資耳。

帝特猜忌楊素大史言隋分野有大喪乃徙封素為楚公素寢疾

楊素雖有大功特爲帝所猜忌素寢疾帝恒恐其不死、素自知名位已極、不肯餌藥、曰、我豈須更活耶、

楊素廢東宮。黜蜀王秀。禽漢王諒。以扶煬帝。前後三被賞賜。通受帛一萬一千段。綺羅千匹。妓妾二十人。及金寶車馬之屬。方其未得此也、楊氏資產、已不可勝會、僮妓各數千人、然則三賜雖多、於繼富也亦何有。而官爲上宰。爵祚大國、亦無以復加。借曰吾不爲是、姑爲自安之計耶、而前則見疎於文。外優崇而實奪之權。後則見忌於煬。示殊禮而恐其不死。素也尊榮兩朝。受疑兩君。心不遑寧。病不敢療。惴惴然首領是虞。自伐而死。然則向之所爲。無乃徒費耶。不爲是而死。豈不忠且榮耶、不爲是未必有禍、豈不賢且安耶。是故君子莫大乎由義以聽命。以義有不利而不肯由。以命有難知而不肯聽。其爲小人也無所不至矣。

隋氏洛口倉殷之鹿臺鉅橋

置洛口回洛倉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千石

食者人生之至急飢饉者天時之大變也故保民之道莫先乎足食舜以此戒十二牧箕子以此告周武王孔子以此答子貢語子張孟子以此遍告齊滕梁魏之君而王制以制國用視豐耗量入爲出必使有九年之蓄其先務豫備如此然則隋帝之積米其多至於二千六百餘萬石何凶旱水溢之足虞其無賑矣乎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不紊其序然後治效立煬帝極奢于內窮武于外耕桑失業民不聊生所謂江河之水不足以實漏甕然則雖倉窖充盈適足爲重歛多藏之罪耳故武王伐紂散財發粟而鹿臺鉅橋不能與殷同固隋氏洛口正此類耳

牛弘問劉炫曰今令史百倍於周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較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治萬里追證百年舊案事繁政弊職此之由弘曰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處何故炫曰往者州惟置紀綱郡

論隋文之治皆吏道

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則官長自辟今小大悉由吏部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

劉炫之答牛弘者是矣而未盡也其不敢正言耶夫令史數名（多案本）而不遑寧處者良由隋文之治皆吏道也繁文有覆治之慮舊案有追證之虞官盡局銓曹事悉循條例則權必歸於令史而簿書日多簿書既多則令史勢必加衆欲其簡省從容何可得也然後知隋文勤勞旰食以衡石程書者大抵法令文案而已此乃老胥猾吏用以困眩官長者而以人主之重自敝精神其末流如牛弘所問固宜也古之聖王不敢怠逸自致其勤者豈爲是哉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則又有賢后妃鷄鳴儆戒或中夜以思坐以待旦而行之若區區然以文案爲訓典以法律爲詩書則自宰相而下釋吏胥爲之足矣又何必求賢才故人主之勤一也國或以興亦或以衰蓋知勤而不知所當勤能知所當勤而勤之其興隆孰禦焉

帝徵天下散樂高熲諫不聽退告人曰周天元好樂而亡安可復爾爲人所奏帝以熲誹謗朝政誅之

隋氏諸大臣無出高熲者矣恨熲所以處廢與得喪有未善也論知己而能相用孰如文論憾己而不足事孰如煬文帝尚且不能久要中道而變乃仕於賊子之朝又與之論辨禮樂是激發其宿憾而速其見殺也隋煬無道極矣然方之高洋慘酷則少貶焉爲熲者當文帝廢斥爲民之後不復再起自放於幽閒寂寞之鄉耕田鑿井以供租賦而待天年其或可免乎伊尹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聖賢之監古處今欲君臣之間全其終始如此熲獨不此之慮耶

薛道衡以才學有盛名高祖末爲襄州總管帝召之道衡上高祖文皇帝頌帝不悅會議新令久不決道衡曰高熲不死令決當久帝怒曰汝憶熲耶付執法者推之裴蘊奏道衡有無君之心罪名雖似隱昧情意深爲悖逆帝曰公論其逆妙體本心遂殺之

薛道衡有才學之名而無義理之識方隋文廢太子時道衡以樞要近臣不能諫爭親宣詔旨成君之惡矣煬主召之蓋以報德也道衡豈不知文帝崩殂之故而稱美先德於賊子之前將以警之耶抑以愧之耶以二事核之於義理皆無所合其學不足稱矣裴蘊所謂意爲悖逆者腹誹之餘論也管蔡將叛周公不知而張湯裴蘊乃能隔皮肉骨血見人順逆之情煬主又稱其妙體本心吁亦異哉推所憎惡與所忌疾指其心曰爾將爲逆爾將爲逆然則誰不可殺者此與商紂剖比干以觀七竅也幾希矣或曰堯舜畏壬人難任人説者曰壬任也任猶妊也婦人之妊莫能知其爲男爲女也小人懷其情實而不可知者似焉是以堯舜畏而難之夫亦非妙體本心之謂乎曰此臨川王氏之説也先儒尚訓故自孔氏以壬與任皆爲佞承上文而言之曰巧言令色甚佞云爾此則有可指證以爲罪者若探其情實曰甲盜也刖之乙淫也宮之是堯舜與桀紂同一制刑而張湯裴蘊所建乃

臯陶作士。穆王訓夏之闕典矣。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其於宰我曰吾聽其言而觀其行、雖心如明鏡、物無遁情終不立探人情實而治之法。于以知臨川王氏之爲邪説也。然則春秋推見至隱者非歟曰是爲亂臣賊子有其事而避其迹。反以歸諸人者。故發其蔽蓋。而斷其奸慝。豈以困無罪之人哉。

帝欲大營汾陽宮御史大夫張衡諫曰比年勞役煩多百姓疲弊願加抑損、帝甚不平、衡又語人曰、薛道衡眞爲枉死帝怒除名爲民

論張衡冨貴之願不滿而惡逆之罪通天

張衡以州司馬爲晉王廣畫奪宗之策、不過欲求富貴於晉王爲天子時耳、然五六年間自右庶子纔得爲御史大夫。卽被黜削。放還田里。曾不及州司馬之爲安也。富貴之願、初不滿、背而惡逆之罪、上通于天方以百姓疲弊爲言、夫百姓疲弊。比之王室亂亡孰重。又以薛道衡之死爲枉夫道衡之枉。比之文帝暴崩孰酷。小人冒昧近利履危蹈險、以徼幸於一時弑其君父既從之矣、又欲以忠言

七年

論三千餘入皆恣睢嵬瑣之流

正說、取名於外、奸凶反覆、豈不可疾之甚哉。

帝自江都幸涿郡、御龍舟度河、入永濟渠、勑選部門下内史御史四司於前船選補、受選者三千餘人徒步隨船三千餘里、不得處分、死者什一二。

甚哉、美才難得、而凡馬之衆也、夫自江都至涿郡、隨船徒行、自東南而極北、遯矣、而受選之士三千餘人、卑於重趼逐逐而不去、以至死亡者、于以見此三千餘人皆恣睢嵬瑣之流耳。委以章綬、錯諸百姓之上、處于庶務之間、决知其不免於瘝曠之負也、故善爲天下者、如漢光武唐太宗皆減省吏員而賢才是擇、惟恐其壅於上聞也、專顧己私者、不爲官擇人、入仕者數倍於員闕、以收其虛譽、而嶄然見頭角者、則消磨汰斥之、惟恐其與己軋也。於是服膺官使、新故更代、往往恣睢嵬瑣之流、而天下之禍亂起矣。

八年

論隋煬斬潘誕一事差勝

道士潘誕自言三百歲、爲帝合錬金丹、帝爲之作嵩陽觀、常役數千人、所費巨萬、六年丹不成、帝斬之、

隋煬在位十三年、未嘗有一事偶合於善者、獨斬

潘誕爲差勝然役數千人者凡六年其勞民費財豈可貲筭則雖能誅之亦未足以償所失之怨也凡方士罔不爲大言以要人或引其期或廣其役或求所難得或邀所不可從蓋不如是不足以神其術而處其身蓋嘗有鍊丹者云凡火皆病丹惟得桑柘之所變而非炭煤之屬乃可於是出帑縑擇最美者如薪然束之旬日中焚三千匹亦不聞其有成也故夫求長生鑿金丹自秦以來千五百年未有一人住世而不死者亦可鑒矣

論麥鐵杖死傷勇

帝大舉伐高麗左衛將軍麥鐵杖請爲先鋒謂其子曰吾荷國恩今爲死日遂戰死

高麗兵阻水拒守隋兵不得濟太將軍麥鐵杖躍登岸戰死　宋本

麥將軍之死勢未至於必死之地也而慷慨赴敵易舍其死何也謂高麗不可破乎謂隋煬不可事乎見天下將亂不忍蹈之乎抑亦如伏波馬革裹尸之志乎詳味其人蓋出最後策耳煬主弑父殺兄塗炭百姓而爲之捐軀血膏草野勇則勇矣不亦傷勇乎然則既已在行如之何而可曰勿請爲先鋒隨衆進止全軍而反他日勿復爲將可也

論煬帝餙詞濟奸

諸將之東帝戒之曰今者弔民伐罪非爲功名諸將或不識朕意欲輕兵掩襲非大軍行法當將軍爲三道有所攻擊必三道相知毋得獨進凡軍事進止皆須奏聞待報

煬帝素以狡猾詐僞爲心術令傾國征伐亦不能勉布忠信又餙詞號令以濟其奸蓋自即位之後未嘗臨戎至是始身督諸軍遂欲進止節度皆自已出徼倖克捷則大告武成而將帥不足言矣其心實爲功名而大言以反之此與所謂朕與文士高選亦當爲天子同一意趣者也前此下林邑克契丹大破吐谷渾朝赤土服伊吾致高昌降突厥來處羅無不如志此賢主所未必得者而煬帝能之所謂天助不善非佑之也厚其毒而將降之罰耳若使軍師說客於彼七國有摧敗齟齬則遼東之行未必至若是勇也以符堅善於治國兵威無敵施之江南遂至亡滅又况煬帝乎故天以武功張於前以禍亂蹷於後然後逆賊之獄成而大罰加矣網恢恢而不失可不畏哉

論楊玄感叛逆之賊

（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趣平壤玄感遣家奴僞爲使者從東方來詐稱護兒反移書傍郡以討護兒爲名）

禮部尚書楊玄感見朝政日紊而帝多猜忌內不自安遂謀作亂帝再伐高麗命玄感督運玄感選運夫得五千人刑牲誓衆且諭之曰主上無道不以百姓爲念死遼東者以萬計今與君等救兆民之弊何如衆皆踴躍稱萬歲乃勒兵部分

煬之罪惡不可解掩方之桀紂浮之巳甚矣人得討之古今通誼也而楊玄感則不可玄感者素之子也素者廢太子黜蜀王秀討漢王諒終始[illegible]篡弑之謀而左右之者也玄感以父之故致位列卿父子相承十年帝所以失道昏淫馴致禍亂者未有一言規諫恐爲己不利矯詐而起兵方無事時則叨竊貴富於朝廷及勢巳傾危則賈忠義於羣衆人而如此狗猪不食其餘矣昔衛殖廢其君其子喜復之春秋猶書曰甯喜弑其君若玄感者叛逆之賊何足道哉

（取宋本）

（帝使大理卿鄭善果及裴蘊樊子蓋推治玄感黨與曰玄感去乎）

玄感既平推治黨與帝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卽爲盜不盡誅無以懲後遂殺二萬餘人枉死者太半

（也宋本）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論隋煬不省己而憾民

伏節死義不從於亂古之教以責爲人臣子者而不以責百姓也民心無常惟惠之懷是故聖王敬民惠民愛民保民而不聞必其從己而不得從人也吾撫之盡其道則彼之親其上猶子之於毋有不忍離者不撫而虐之則彼之惡其上猶讐仇寇賊然又安得而禁之煬以一身與千百萬人爲怨敵不自省己而憾民從亂卒也禽之頓之數之縊之者乃所親信厚善宿衛之人也一人三失猶不免於隱微之怨况隋煬之罪盡南山竹不足以書乎

論上天威怒昭災於郊見而不格

綱目節錄其文

有事於南郊上不齋于次詰朝備法駕至卽行禮是日大風上獨獻上帝三公分獻五帝禮畢御馬疾驅而歸

董子有言自非大無道之君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故時出災異以警戒之至于再至于三而猶不悛然後改命有德若隋煬則大無道矣故自卽位至縊死十有四年之間無復災異之變蓋其奪宗爲儲是日四海地震天旣以告文帝而不知戒焉

則已矣天意若曰罪惡如煬非所告也然則七年夏四月山東河南大水漂没三十餘郡冬十月底柱崩偃河逆流數十里何也按是春下詔討高麗四月大徵天下兵十二月山東群盜起人事感動則陰陽應之山崩水溢不以雨故而四方之盜始於東南此感應之符爾或曰使煬主覩而知懼罷兵不用增修德政可有瘳乎曰罪有輕重惡有大小小惡輕罪悔而改往聖人所許也五刑之屬三千而無弑父之條是不孝不足以盡之而煬也犯焉縱使息役罷兵省德脩政是一盃水不足以救一車薪之火亦無全而歸之之理矣或曰楚穆王何以能免曰中國者禮義所自出人治之大者矣而何夷狄比耶故經史所載中國之人而爲商臣之事則未有能免者天下豈有無父之國也隋煬窮罪極惡而天不告圭幣郊見而天不答大風之作正與慕容德同符蓋天動威以絕之也故上天威怒莫大於郊見而不答旣以景氣晏温日星明穊爲顧饗之瑞則震風凌雨不得成禮爲勦絕之

十七年

論聖人必盡人事

應必矣。

初高祖夢洪水沒都城、意惡之、故遷都及帝卽位忌大將軍李渾門族強盛有方士安伽陀言李氏當爲天子、勸帝盡誅海內李姓者、渾從子敏小名洪兒帝疑其應讖、收渾家誣其反而誅之、

興廢有定數乎、曰、一行一止猶非人所能爲、而况於得天下失天下乎、然則人事無與焉任之可乎、曰不可也、以身論之生死有定數矣、節嗜慾愼食飲時其起居而平其喜怒使六沴不入則可以康寧而考終矣、曰死既不可逃不若逞嗜慾恣食飲起居陵暴喜怒、呲倂則邪意能侵雖無疾可使有疾而長年可使夭折矣故聖人知數而不任於數、必盡人事、人事無憾、則未有當治而亂、當盛而衰者也、若惟以氣數之不可移、是紂所謂吾有民命而罔懲其侮則必亡而已矣隋文之夢、與方士安伽陀之言其應爲李淵而李淵不可得而殺也則將如之何、抑以天下爲羅、凡李其姓、水其名者盡誅之乎、則桀紂之虐猶不至此、其亦敬德脩政可

也隋文雖混一海内以勤儉致富庶而無經國遠猷取周幽王晉獻公所以亡國敗家者躬蹈其轍而又苛酷嗜殺亂天經而逆物情重以賦子縱欲肆於民上政使亡一李淵必復生一李淵是故占步之學君子不學精如子雲而不免投閣之辱驗如郭璞而不救日中之死堯命舜曰天之曆數在汝躬而舜方且察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舜命禹曰天之曆數在汝躬而禹方且請枚卜功臣稽首固辭此聖人處天之際爲後世之法者也

十三年（恭帝（案本）越王侗遣劉長恭等討密隋兵大敗密乃令田茂廣築洛口城周四十里而居之（宋本））

李密說翟讓曰今百姓飢饉洛口倉多積粟將軍若親帥大衆取之如拾遺耳發粟以振窮乏則百萬之衆一朝可集然後檄召四方引用賢豪除亡隋之社稷布將軍之政令讓從之密讓將兵七千襲破興洛倉恣民所取於是降者如流衆數十萬築洛口城而居之讓推密爲主旣而爲密所敗

楊玄感之反也李密爲謀主其中策使之徑取關中玄感不從而敗及密起此策故（固（宋本））可用也而盤桓洛口因遂城之何工於爲人謀而拙於自爲（宋本無）謀也

（…李密拙於…爲謀）

寇之衆本飢餓之民烏合成聚眷戀二倉積粟故不能去爾觀寇説翟讓之言若有大志者然大丈夫欲拯生民去其疾而不能致衆而借勢於讓又負義而殺之以項梁之强挾詐誅其守以起事猶無所成而況於寇乎

（裴寂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為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并誅公意欲何）

李淵爲晉陽留守其子世民見隋室方亂有安天下之志與晉陽宮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靜善世民説淵（淵曰吾兒誠有此謀正須從之耳　宋本）與義兵先是裴寂私以宮人侍淵寂從容言曰二郎欲舉大事正爲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耳公意何如淵曰從之耳乃詐爲勅書發兵擊高麗由是人情益思亂文靜勸淵與突厥相結以益兵勢淵卑辭厚禮爲書遺始畢可汗云欲舉義兵遠迎主上始畢曰隋主爲人我所知也唐公自爲我當助之將佐請從突厥之言淵不可寂等乃請尊天子爲太上皇立代王爲帝移檄郡縣以示突厥淵曰此可爲掩耳盜鐘然逼於時事不得不爾

論李世民無湯武反身之學

湯伐夏數桀之罪曰矯誣上天率割夏邑大槩如是而已武王伐商數紂之罪則多矣其大者則沈

湎冐色、昵比罪人、賊虐諫輔、毒痛四海、皆有之矣。紂之甚者。不修郊社、不享宗廟。煬雖不至是、而弒父殺兄、則紂之所未有、其當討無疑矣、世民父任爲方伯。已賜鈇鉞。可以專征。于是播告之修。聲煬帝罪大逆無道、浮於獨夫。如此則雖德非成湯。亦無愧于自亳之載矣。不必用宮人私侍以刼父也。不必詐爲勑書發民以鼓怨也。不必稱臣突厥資力以助勢也。不必遥尊江都爲太上皇而立代王爲帝也。不必卑辭復書推奬李密。以驕其志。使不爲我患也。堅守晉陽。收召豪傑。厚集其衆。分擊東西二京。義聲既振。羣盜自下。乃遣良將統銳師南指揚土。撫赦驍果。離析楊廣之衆。如此則不逾旬時。罪人斯得。天下歸唐。其誰能禦之。惜乎世民有安天下之志、才足以撥亂、而無湯武反身之學。劉文靜智謀之士耳、裴寂又出其下、故雖乘時舉事、不旋踵成功、而用智術違義理者多矣。

淵以書招李密。密復書曰自惟虛薄爲四海共推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

論唐公擇義不精措詞不當

野豈不盛哉淵笑曰密妄自矜大若遽絶之乃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奬以驕其志復書曰吾幸承餘緒大會義兵志在尊隋唯弟早膺圖籙老夫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辛執嬰所不忍言密喜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

以義兵名其師曰爲王室存叛亂之人吾仗義以討之若光武伐莽先主伐操之類是也是時唐公尊隋煬爲太上而將扶立代王則不義之實使誰當之指煬帝耶又豈當尊指葬盜耶則我未有以

論賞兵以官之失

異彼者措辭不瑩益擇義未精也由是觀之李密所謂殪辛執嬰者乃唐公所宜爲而唐公方且以不忍聞荅之則名實亦戾矣

淵引見克霍邑勞賞吏民選其丁壯從軍關中軍士欲歸者並授五品官遣歸或言太濫淵曰隋氏吝勳賞以失人心且收衆以官不愈於用兵乎

賞兵當以金帛不當以官官所以待賢才也唐公既失之而所與者皆關中軍士非有功伐特欲使歸長安誘動衆情耳此又失也隋氏吝勳賞固非

然人心附離乃繫道之得失必欲以官收之安得如許官而給諸此又失也流及後世其弊益甚視其役則荷戈負甲之士也問其官則刺史大夫也官既高俸益厚一卒之費歲爲錢至有數十萬者禍亂未平而民力已竭矣

泰山道士徐洪客貽李密書曰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以成功宜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

綱目節錄其文

黃平公魯仲連之流

洪客之謀奇而正非惟李密不及唐諸人皆不及也天下未嘗無才或隱於屠販寄於盜賊洪客魏徵優游黃冠中而抱匡時之畧懷濟世之具而人不知也隋煬無道民怨可也軍叛可也士大夫去之可也爲道士者棲身烟霞脫迹塵垢人君得失天下理亂何預我事而慷慨發言深達要領勸人決策直取獨夫詩不云乎人之秉彝好是懿德其此之謂矣隋煬兵威震搖天下視殺數十萬萬衆猶踐螻蟻而一道士乃生禽取之計大禹有言予

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況非愚者可不畏哉。然李密不足與言、洪客無乃未知晉陽興師或無路自達。聊於蒲城公發之耶。以此一言觀其人、其胸中之奇固多矣、而迄不自見、雖太宗得天下、亦寂無所傳聞、豈已死歟、抑如黄石公魯仲連之流歟。嗚呼、可謂高士矣、

馬邑郡丞李靖、素與淵有隙、淵克長安收靖將斬之、靖大呼曰、公欲平暴亂而以私怨殺壯士乎、世民固請乃舍之、因召置幕府、

論華淵人物之鑒不逮滕公

李靖將畧與秦王伯仲間耳、餘人不能及也、唐公方經營天下、且與之有隙、而不知其才、微秦王力救免之、則靖必死矣、淵何爲而生隙、此必靖輕之有素也、夫不忘宿怨、雖漢高大度尚且芥蔕於雍齒、然得子房一言不旋踵而封之、秦王固請僅得不斬、而自不能用也、其相去遠矣、迹淵人物之鑑猶不逮滕公、非有世民爲之子、則天下豈唐所有哉。

恭帝　高祖上　宋本

致堂先生讀史管見卷第三十九　宋本

義寧二年

論唐王能言湯武之誠而不悟在己之僞

詔唐王劒履上殿贊拜不名

天道誠聖人亦誠人非生知安行必勉於思誠思而不息雖非生知亦能學而知之矣雖非安行亦能利而行之矣湯武之德不及堯舜而列於聖人者由此其選也故曰湯武身之也又曰反之也身之者不徒言之必躬行之也反之者不遂于情而復於性也凡位至帝王其質稟未有不過絕於人者惟不知反身之道行不副言而情移其性則日遠於善而趨於不善如水之流於下也躬行復性

綱目節錄其文

其要不在乎他在乎去僞而已矣桀紂尚爲君則臣之天命殛之則伐之固不虛爲臣之之名而實爲伐之之事也以方伯舉兵放殺而易位固不以漸次嘗試令日爲冢宰明日爲上公若毀兒齒而取之也其可其否一斷以義不可則止可則行其止也初無進動之形故止而安其行也亦無疑悔之慮故行而果此湯武之事也唐王惟不正名楊廣爲弑父與君之賊而舉師是故節目繁多詭正並用故興王之術駁而不懿也去歲代王侑年十

有三雖尸帝號豈能出黄鉞都督丞相唐王之命乎今茲劍履上殿贊拜不名又豈恭帝心崇唐王而爲之乎越兩月九錫詔下唐王乃曰孤秉大政而自加殊禮可乎魏晉之迹皆煩文飾僞欺天罔人孤竊恥之湯武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豈必效唐虞之禪乎此言美矣而實未能然殊禮固不可自加也黄鉞都督丞相唐王之命果出於恭帝耶後之自加爲非則前之命之爲僞矣前之命之爲是則後之自加亦何爲而不可故能言湯武之誠而不悟在已之多僞是故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寛以居之仁以行之聽天而不迫思誠而無僞所以爲君德也有君德則天德也有天德然後可以居天位矣

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司馬德戡宇文智及等欲逃亡懼不免禍乃行大事以智及兄化及爲主引兵入宮帝曰吾何罪賊黨馬文舉曰陛下違棄宗廟巡游不息外勤征討內極奢淫使四民喪業盜賊蜂起專任佞諛飾非拒諫何得無罪

論宇文化及不明於義

帝曰我實負百姓至於爾輩榮祿兼極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爲首耶德戡曰溥天同怨何止一人遂縊帝殺之化及自稱大丞相立秦王浩爲帝居別館以兵守之化及擁衆十萬據有六宮奉養一如煬帝

凡誅討無道之人得數其罪而屈其詞猶治奸慝之囚而得其承欵也夫然後快於人心如胡亥楊廣是已然廣責司馬德戡曰我負百姓而於爾等榮祿兼極何乃爲是德戡等皆無以應其無以應也亦猶煬帝之不能自文也于是君不君比於獨夫而宜於弒臣不臣同於叛逆而宜於誅惜哉宇文化及之不明乎義而爲利所没也

論秦王自度辦王世充有餘

唐王世子建成秦公世民督軍十萬至東都王世充閉門不出城中人多欲爲內應者世民曰吾新定關中根本未固懸軍遠來雖得東都不能守也遂引兵還

當是時王世充外困於竇內得權未專唐兵臨之既有內應正可取之時也而秦王舍之而去何也若乘時克東都則竇非世民敵亦不勞餘策矣失

令不取他日之役動費十倍秦王無乃千慮而一失乎曰秦王言新得關中根本未固雖得東都亦不能守此事實非詭語也乃若王之深筭乃自度辦世充有餘縱使勢成亦必能克特欲他日專其功不欲與太子同事耳不然寄於世充爲讐而反與鄭爲援兵家離合難易之勢也秦王豈固釋所易而耳從事於難者乎

（之　宋本）

唐紀

高祖

武德元年

論裴寂宜於高祖劉文靜合於秦王

綱目節錄其文

以裴寂爲右僕射知政事劉文靜爲納言上待寂厚羣臣莫比

（故特以裴寂爲僕射云云羣臣莫比日賜御膳言無不從　宋本）

裴劉皆非宰相才一時起事同謀次第至此耳然自二人長短論之文靜智計出寂右建義之舉又文靜先言而高祖待寂特厚者寂之爲人宜於高祖而文靜爲人合於秦王也晉陽宮女之事自剛明者所不肯爲不幸失之於初當終以爲悔而咎裴寂之誤已高祖則不然不取磊落奇士而眷眷於私暱狎比之徒而猶不忘也文靜固非宰相才

（宋本之）（宋本有唐字）（宋本无）（咎　宋本）

寂既知政事文靜因無以自見故唐室之初殊不足觀高祖有天下若幸而得之者故曰人主之職論相而止矣

李密兵敗於王世充帥餘衆來降朝廷待之不副本望鬱鬱不樂乃說上曰山東之衆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撫憑藉國威取世充如拾地芥耳上遣之羣臣多諫上不從密至桃林遂反

唐高祖遣密何思之不詳也曹公不追關羽爲其有君臣之分先主不留徐庶爲其有母子之情密何說哉以三十萬衆驕矜敗亡平日爪牙莫肯再爲之用况又各有繫屬安能復收之密爲此言以紿高祖而高祖聽之過矣密初入朝授任誠薄高祖若念始者復書早膺圖籙之言盛宮室多子女衍金帛寵以虛名厚其禮貌則密亦無所生其奸心矣

上以舞胡安叱奴爲散騎侍郎李綱諫曰古者樂工不與士齒又况天下新定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猶滯草萊而先擢舞胡爲五品非所以示後世也上曰業

論高祖蔑視士大夫而輕王業

已授之不可追也

業已如此云者不肯改過拒諫之辭也李綱之諫比諸孫伏伽諫稱充妓衣之論則又切矣何高祖能從伏伽而不能從綱也伏伽所言爲其事而無其人故易從綱所爭則有其人矣高祖心悦其人故諫不能入雖然英明之主則無是矣當是時天下猶未平以金帛賞伶優尚恐戰士觖望而以黄散要官捐之舞胡其亦蔑視士大夫而輕王業也哉

論竇建德爲煬帝發哀不足以感動人心

竇建德討宇文化及禽之先謁隋蕭后語皆稱臣素服哭煬帝盡哀撫存隋之百官然後斬化及等

商紂既亡商之子孫皆臣服於周所難化者惟沬上頑民服紂成俗乃有哀號呼天欲繼其緒蠢然警動反鄙周邦則未聞殷之賢臣爲紂斬衰擗踊敬事妲己者也隋煬之罪視桀爲浮其怨疾敵讐遍於四海民欲與之俱亡非若古昔王畿之内被害特甚者而已竇建德於是焉數宇文化及以世受國恩不能匡諫親行弑逆輒自稱尊討而殺之

可也而爲昏煬發哀拜謁蕭后則施之不當何足以感動人心哉與漢高爲義帝之節不亦異乎

上素與宇文士及善化及死士及與封德彝來降時士及妹爲昭儀由是授上儀同上以德彝在隋諂巧不忠深誚責之罷遣就舍德彝以秘策干上上悅俄遷侍郎

禍亂之臣於與國無怨惡也而不可不戮者天下之惡一也謝塗炭之人又以訓吾之臣子也古之賢哲有私勞於我而犯大義者猶不敢賞矧泛泛之故舊乎至於身爲大臣產禍召亂又與叛逆詬詈其君此而不誅反寵秩之唐之官爵爲不足貴矣秘策云者非曲逆之六計子房之躡足也必奇技淫巧取媚房帷之事耳此固奸諂無恥者所優爲也

齊王元吉爲并州總管性驕奢好田獵奴婢數百人使之戲爲攻戰死傷甚衆乳母苦諫元吉醉怒殺之坐免官元吉諷并州父老詣闕留已遂復其任

晉陽王業所起委之帝子宜矣而元吉驕奢好田

論輪轉之妄

酗酒妄殺而所長不聞夫豈可以牧民御衆乎免官追還是也復以詭計得留詰讓不加訓戒不行是愛之過而稔其惡也非特晉陽之人橫被虐政而元吉自此長惡不悛喪其封守（而 宋本）他日幾於（考 宋本）邦國大禍是故古人有言愛子者必教以義方而不納之於邪驕奢田酒而安於忍所自邪也

王世充酖死隋皇泰主主曰願自今以徃不生帝王家

世充遣家奴酖皇泰主皇泰主布席焚香礼佛願自今已往不生帝王家飲藥不能絶乃縊之諡曰恭皇帝 宋本

人有死於此復生於彼之理乎曰佛氏云然愚以謂無此理也人之所以有生陽氣施而陰氣受也其死也二氣離也何獨人凡物之生死皆然使父母而不遇未有能化育者遇而成其包任非一日至於日至之時如日出如雨降其生也不可禦雖欲頃刻稽之不可也人之爲嬰孩也知求乳而已視無見也聽無聞也心無思也童然而已矣養而就之五官之用與日滋長血氣盛筋骨强而體用備則强者向於贏盛者趣於衰至（於 宋本）其極也心思短聰明近耗消澌散若氷釋若火滅其盡也不可止

雖欲項刻稽之不可也此人生死之大常也故原始要終則知死生之說矣原者推其本也要者究其極也其本以是生則其極以是死豈不簡易而明白哉佛之說則不然爲繼母所憎而幷惡其父逃而出家則以其體非父所鍾也云降神于天託蔭母胎而出自左脇蓋以施受之道爲澆巳也故其言曰衆生各因淫欲而正性命使世人皆離此以證無生其不能然則變爲根本死於此生于彼或人而爲畜或畜而爲人輪轉相續無有窮巳故

人貴修行精練不殺禽獸免於報身隨念之善即生樂處此其迷人誘世之大畧也欲驗其不然者請得以質之羽毛鱗介與夫喘耎肖翹之物在天地間抑有定數乎抑無定數乎若無定數則安知人死爲畜畜死爲人也若有定數則自古至今人與禽獸相爲死生不過此數以大較論之人殺禽獸則不可爲量矣禽獸能殺人者無幾矣是當禽獸日加多充滿于宇内人日加少遂至於無人然後其報復之事信矣而有不然者太平之際人得

其養海内之戶以千萬計于時動物亦不可勝用上下給足若禽獸爲人則禽獸宜彫耗而反加繁多喪亂之後人失其養或至千里人烟斷絶于時麋類亦不能獨茂求之難致若人爲禽獸則禽獸宜繁多而反加彫耗此以目覩實事而質之者一也人之寐也氣不離形識知固在也而不能於寐之中自知其寐也其將寐也雖大聖人亦不能卓然了然知寐與寤之分際也死之異於寐也以方寤之時或呼之或觸之瞿然而覺也死則不能矣

呼之觸之瞿然而覺然其寐之熟也則晦昧冥漠與死者無異又況於氣既離形如光之脱火知識泯泯不可復陽乃曰我有一念由吾所積皎皎然隨善惡所感而有所如往豈不妄哉爲佛之學者脩行精練或有術數能知死期語於人者吾去留自如孰有生而不死死而復生者此又以聚散實理而質之者二也智者推是以思之則輪轉之妄見矣既不惑於輪轉則其言鬼神者亦從而可辨也其言鬼神既失正則其言性命道德亦不可信

也葢死生之説鬼神之情狀即性命道德之理非有二致得之則皆得失之則皆失也或曰自賈誼明達已言人死爲物非始於佛也亦不足信乎曰賈生所言亦猶莊周論神奇臭腐云者言人死則與朽壤之類等耳然則記井識環之事如何曰是時佛説入中國已久抑已有幻之者耶或識有相類者耶嘗聞之侯仲良曰佛氏有奪胎之論何其不思而罔之甚也受氣胚胎誕彌厥月而爲他人寃鬼所易然則胚胎之久也其生物乎其死物乎

其空空無物乎則以問之名僧善果果曰不然譬之候館既有舍之者矣俄而勢力者至彼固當出而避之奪胎猶是也此二者愚智之辨也然則以鬼享者何謂也曰緣子孫之心而制禮也祖考往矣爲子孫者以爲無有而不祀於心安乎安則不祀可矣苟有不忍之心如存之念則爲廟爲主奉承而祭之不得不然矣然則祖考來格者何謂也曰此他人所不能知惟將祀事者知之僾然如見乎其位肅然如聞乎其聲穆然如瞻其容如在其

上如在其左右致愛則存致慤則著此所謂來格來饗者也若紂昏棄肆祀則弗答矣五經均所以載道也或陳其著或闡其微無精粗微妙之殊也浮屠氏之顓者未有不讀易其意若曰寂然不動齋戒以神明其德此固佛之道也幽明之故死生之説鬼神之情狀此固佛之敎也是譬猶觀人者取其一節以爲全體觀海者認其一漚以爲全潮所遺多矣彼徒悅齋戒之德而不知吉凶與民同患之用也徒取寂然之靜而不知感而遂通之應也徒喜其死生鬼神之名與佛同而不知原始反終爲物爲變之所以然也而昧者信之因以謂孔佛不二雖雋慧辨析如柳宗元亦推尊之曰其説合於生而靜者是亦斷章取義也宗元又曰佛者敎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而眉山蘇子表而出之以爲與孟子同是又不以大全勘之也或曰如子所言則凡人之精爽靈明卓然異於萬物者其死也則與土木比乎曰人之所以爲人蓋有不爲堯存不爲桀亡不以生而精爽靈明不以死而晦昧

論太宗不敢力救劉文靜之死

眞漢者矣非窮理何以知之非盡性何以有之此繫乎學者功力之淺深不可以言語斷也

劉文靜自以功勳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由是有隙嘗飲酒酣拔刀擊柱曰會當斬寂家數有妖召巫爲厭勝或告之上以屬吏文靜曰今寂爲僕射臣不異衆人實有觖望之心因醉怨言不能自保上曰觀此言其反明矣李綱蕭瑀皆明其不反世民爲之固請寂曰留之必貽患上素親寂文靜竟坐死

綱目節錄其文

高祖以觖望爲反逆何不度情之甚歟上之所爲不盡愜乎人者多矣匹夫匹婦一有憪然不服之心盡以爲反逆而誅之桀紂不至是也文靜首唱大謀賞不酬勳又以讒死寃哉而太宗不能力救何也曰非不能也不敢也高祖先欲斬李靖旣固請矣今若又逆上意則裴寂必併秦王而讒之蓋文靜晉陽引寂見世民之時有漢高魏武之比而未嘗歸心高祖寂則高祖所厚而世民所薄也其不敢力諫爲是也歟在世民爲子則當然而李綱蕭瑀不能數批逆鱗使勳舊寃死其責大矣爲文

論竇建德順理

靜者苟有高世之見既已出力與唐其功在先其
名已著逡巡退避不與寂兢甘於落度用以全身
何善如之而乃芥蔕悻悻然自取猜毒其才智雖
高而識量淺矣

滑州刺史王軌爲奴所殺攜其首詣竇建德降建德
曰奴殺主大逆吾何爲受之立命斬奴反其首吏民
感悅即日請降其旁州縣皆望風歸附

君臣父子人道之大倫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也竇
建德殺奴之弑其主者而遠邇歸附以順理也乃
有械人之子使證其父者亦獨何哉其淪胥爲夷
之故歟居中國棄人倫自古不可惟冒頓射父而
雄長百蠻盇夷狄與禽獸不遠也聖人外之苟欲
除異已者其術固多何必捕繫其子使誣訐其父
以滅天理乎古之無道之邦忌克猜忍開奴婢告
主弟子告師之路極矣而又有極者焉世衰道微
久矣嗚呼悲夫

裴寂與宋金剛戰寂軍大敗上徵還責之既而寵待
彌厚

論高祖賞罰不類

爲國而賞罰不類無以服人心人心不服則雖據廊廟之尊操福威之柄亦何以異於市井毀譽之相紛者哉裴寂劉文靜同建義功文靜有死罪猶當十世宥之不可於其身而加戮裴寂禮報已過及此失地喪師亦當平行貶削不可以其寵而失刑如此則唐之政事豈不日日新又日新哉而高祖狃於愛狎專顧私勞何以訓厲其臣君德於是大疵矣

論王世充尚威力而滅彝倫

王世充將帥多來降世充乃峻其法一人亡叛舉家就戮父子兄弟夫婦許相告而免之又使五家爲保有舉家亡者四鄰坐誅殺人益多亡者益甚

人之與人類也故不得相害殺人則死傷人則抵罪鄰里鄉黨則類之有情者也故出入則相友守望則相助疾病則相扶持族屬則類之親者也故五服之内許相容隱設法如此澤之所浸亦莫禦矣推而上之則夫婦兄弟父子從可知也夫父爲子隱子爲父隱以法論之則以詆讕終不肯言則爲罔上而孔子明之曰父子相爲隱直在其中矣

宜曲也而謂之直者順理故也今使父子不得相隱小則誦言之大則首訐之不待夷狄滑夏狗彘食人而人之類殄矣故子證父攘羊若直而理逆父子相爲隱若曲而理順聖人人倫之至爲此類也今夫謀反大逆理之大蠹也其謀而未覺非使人告于上則其事遂成是不可不告者降此而設告首之科巳陷於刻薄之政又况使天屬之最親者相告幾何其不胥爲夷狄禽獸巳乎故逆理愈甚則其失愈遠王世充始者輔皇泰主繼而自立未甚有愧於唐公惟其尚威力而滅彝倫故亡如弗及焉世充無足言者而其惡政後世猶有蠆尾故不得不論也

論高祖一喜數失

上聞并州平大悅宴羣臣賜繒帛使自入御府取之

昔韓昭侯惜一袴不妄予曰人君嚬有爲嚬笑有爲笑袴豈止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并州平將士受賞宜矣侍晏羣臣又何與焉而亦有賜不巳太乎又使之稱力自取此魏齊淫后奢君所行豈足爲法多取則傷廉少取則異衆且爲公卿近臣束

帶搢笏而抱負縑緡豈朝廷蹌濟之容哉是因一喜而數失也或曰既飲食之又實幣帛以將其厚意固待忠臣嘉賓之道亦何嘗焉曰非此之謂也必若有賜者筐篚可也

詔世民擊世充世充隔水謂世民曰隋室傾覆唐帝關中鄭帝河南世充未嘗西侵王忽東來何也世民曰四海咸仰皇風惟公獨阻聲教為此而來世充曰相與息兵講好不亦善乎應之曰奉詔取東都不令講好也

論秦王語雖大而不暢

綱目節錄其文

隋東西二京皆以親王留守其輕重等耳長安差重者宗廟在焉耳唐帝長安鄭帝洛陽迹其所以取之未有大相過者故王世充有隔水之問而秦王所以答之者語雖大而不暢不若復竇建德書詞意之明決也使唐初舉事若湯伐桀若武王伐紂若沛公誅無道秦則義橫四海至仁無敵世充雖兵強將猛安得與獨夫之子子嬰之徒堅保孤城而唐室文告之詞豈止如是而已此董公所以貴於明其為賊也

四年

論唐出令之悖

上謂世民曰克城之日乘輿法物圖籍器械悉收之
（士及曰令取洛陽止欲息兵克城之日子女玉帛並以分賜將士　宋本）
子女玉帛並賜將士

伐國者討其罪人斯已矣後世乃有既禽其主又坑其衆者已爲不道而又取其子女以賞軍則非理益甚矣繫累其子弟古人所謂如火益熱也反其耄倪古人所謂猶可及止也高祖之令於是大失而秦王何不諫止而從之也朱粲以婦人嬰兒爲糧而（而　宋本）世充收之世充使父子兄弟相告故唐伐之今乃下令預以洛陽子女分賜將士彼子女者或勳伐之後或賢士大夫之家非人人與世充同爲暴虐者也何罪而沒爲官婢乎出令如此其愈於朱王者特不殺而已豈不悖哉

論凌敬之策洵足以解圍

王世充求援于竇建德建德帥兵十萬救之世民曰
（竇建德迫於虎牢不得進凌敬請取懷州則鄭圍自解建德將從之諸將曰凌敬書生安知戰事　宋本）
一舉兩克在此行矣遂使元吉守東都自將東趣虎牢建德兵不得進數戰不利凌敬說建德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則關中震駭鄭圍自解矣建德不從

凌敬之策誠善策也使竇建德遂從之則秦王其

綱目節録其文

衆釋洛陽之圍而自救乎抑分兵渡河躡其後而擊之乎其許之和兩俱解而退乎曰是皆不然建德雖善將長安諸人及并州將帥自足以待之正使攻取懷孟而汾晉蒲津豈不戰所能下延引日月適足以孤洛陽之心耳秦王固將攻圍益急世充見建德不救而去亦叵測其所以危疑震懼能不破乎既破世充席戰勝之威益以降附之衆北取建德不過遲時月間耳

致堂先生讀史管見卷第十七

蘇威請見世民稱老疾不能拜世民遣人數之曰公隋室宰相危不能扶使君弑國亡見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及至長安又請見不許既老且貧無復官爵卒於家

論蘇威之罪與封德彝裴矩有間

蘇威相隋俛仰昏主之側十餘年間纔有兩言一論雁門勳格太重致煬帝失人心者一論盜賊之多而無匡濟之策可謂危而不扶顛而不持罪固大矣若比之封德彝裴矩奸邪諂佞召危產亂則亦有間唐之寵任德彝爲是則廢棄蘇威爲非廢棄蘇威爲得則寵任德彝爲失要之威無可用者

論王世充當斬竇建德當宥

德竅其當數之以爲人君迷國誤君之戒然後爲當也

（上赦世充爲庶人徙處蜀竇建德斬於市　宋本）

世民至長安俘王世充竇建德獻于太廟上斬建德于市赦世充爲庶人徙處蜀未行獨孤脩德殺之上免脩德官

王竇非唐之叛臣也當隋之末世以烏合之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唐室假仁而行則此二人之輕重世充爲首宜數其事暘不忠致隋失天下又殺皇泰主而自立淫刑以逞虐及無罪而戮之而以宥世充者宥建德則刑有章矣而唐不然其不戮世充也得非内省有疚歟其誅建德也無乃畏惡其能歟已而使人潛殺世充豈所謂與衆棄之歟

綱目節錄其文

論鑄錢不可歸之臣下

置錢監於洛并幽益世民元吉賜三鑪裴寂賜一鑪聽自鑄錢（盜鑄者死　宋本）

錢者國之大寶當鑄之王府不可歸之臣下漢賜蜀嚴道銅山與鄧通豈可法也天下向平諸侯國土賞賜亦不爲薄矣何必更使自鑄（鑄錢　宋本作）乎賢而多財則損其志秦王不當受愚而多才則益其過齊王

論唐所以施蕭銑者未盡其道

豈當與至於裴寂既貴且富勞報逾分亦復得之而功出其上如劉文靜者生則母老家貧死則貲財籍沒書曰無黨無偏王道平平高祖所爲不亦異乎

蕭銑非唐之叛臣也倉卒時豪傑誰不欲有分於海内者况銑又梁之苗裔乎唐若以文告之詞昭而撫之銑見天下十已平九亦必束手聽命若再三諭之而終不下加兵未晚也唐之起異乎漢光武之復祖業銑之舉異乎公孫述之無所爲而爲之然光武待述訓勑屢下及王師已至成都猶眷眷丁寧冀其降也以是揆之則唐所以施諸銑者未盡其道矣

論唐殺蕭銑非仁

銑大懼倉卒徵兵不集出戰大敗銑曰天不祚梁不可復支柰何以我而陷百姓乎帥羣臣緦縗布幘詣軍門降送於長安上數之銑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若以爲罪無所逃死竟斬於都市

孔子曰繼絕世興滅國天下之民歸心焉桀紂之

無道也、聖王繼起、猶必封其後、非要譽於天下也、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蕭銑雖自帝一方、蓋以宗國顛覆爲任、其心豈與唐兢哉、又況唐師臨境、銑兵未嘗力戰、又不嬰城固守、緦服而出降、夫豈王世充之比乎、既服其人、當矜其志、胙以江南百里之國、使奉梁祀、則唐之德庶幾乎武王下車之政矣、而以盜賊待之、必殺之而後慊、得謂之仁乎

詔陝東道山東道行臺尚書令得承制補署

由朝廷制藩屏、以藩屏臨州縣、以州縣治百姓、如挈裘而振其領、政出于一、則稟承者無二三之惑、今唐全有四海、置郵以傳命、雖萬里之遠、不逾時月而至矣、而建二三行臺於外、使大臣承制補署、是政出於朝廷、又出於行臺、夫豈國無異政之體哉、

突厥入寇、上問群臣和與戰孰利、鄭元璹曰、戰則怨深、不如和利、封德彞曰、不戰而和、示之以弱、不如勝而後和、則恩威著矣、上從之、

唐待突厥、禮與貨厚、不貲矣、自武德二年、至是四

年之間大小入寇逾十數高祖猶與之和是欲戰則戰欲和則和權常在突厥也處之於後之爲難則以結之於初爲失也和戎之策始於晉魏絳侯伯之國一時偷安可耳使文公方伯必不爲爾悼公初以戎狄貪而無親是也而絳廣引后羿失人而亡挾以虞箴武不可重之語以警動之悼公雖英決之資然年才十八其盡知情僞固有歉於文公之老成也而絳之所以和戎者非自他畧亦盟而貨之以中其貪夫豈綏之以德乎二帝三王之時未嘗無戎狄聞有慎德而來賓者悖德而率服者封畧既定華夷有限侵叛則伐之去則不追也詩云薄伐玁狁至於太原是也唐初急於近功北面而稱臣是以啓寵納侮作始簡而將畢也勞師費財不勝其巨矣人主以二帝三王孔子爲法修吾德政内安中國而外固邊圉不與交通息其謀夏之心又安有結親之辱和好之恥乎

淸河後人張目瑞重校

昌平坂學問所
日本政府圖書
寛政戊午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